主津新集

卷壹

1 5
1232
1

門 へ和20
號 128
卷 1
門 イ,5
號 1232
卷 1
イ 5
1232
1-4

序

是集余鄉鷺江先生原作。初以謂借筆墨游戲。寫時事消遣。孰意積雨沈舟。洋洋灑灑。彙十數萬言。余悲其曾一市儈。只好當十字街。紀肉帳。距無幾何時。而乃天地山川。浮沈隱現。瞭然在其胸臆。謂非別有神啓廸功化。詎能後先確見其儼有二人也耶。玆特不忍沒其義。爰摠其文付梓。並顏之謂主津新集。意者。大有願教青帝長爲主。怕有漁郎來問津之慨。書中許多新句。若者曰。限水蒸瓜難免半生不熟。若者曰。南人不宜乘馬。北人可以兼舟。若者曰。余家不爲盜。天下皆太平。若者曰。上帝既有好生之德。浪子能無回頭之岸。與夫朔望既異。則盈虧不同。求其必初一無十五。而並

上下弦亦不使沾。勢不能也。諸如此類。是皆有所觸而寓者。若夫因天爲地。因人爲己。因國家爲後世。又其次焉者。先生原爲櫓人兒。幼而勞力。所學固可想見。觀其措辭命意。圭角雖稜。要不及孟子。辨詞卽刻。猶遠遜仲任。而其運筆行文。足令讀者掃迂氣。而逐睡魔。是書不讀則已。旣讀又非竟不已。旣竟則又不能廢然而自已。讀者宜乎不以詞害意。於是乎敢爲序。

光緒二十年龍在甲午葭月上浣滬濱海客拜識

序

讀日報近作。竊歎鷺江先生主津一書。卓見宏論。幾無一言不應之今日。驗之後世。先生幼貧學淺。嗜覽頴悟。生平著述。凡十數萬言。文多見於日報。其衡時論事。提古比今。多匡前人未逮。尤可嘉者。身未涉西塾。足未越國門。而中外情形。廢興起伏。瞭如照亮。豈非其禀高資厚。焉能審決中竅。先生志於道。性厭褒。僕也不才。嘗愧舉筆忘字。又奚足爲之傳哉。惟誦其文。感其義。述其事。以問世之盱衡時事者。臨筆曾一致思否耶。如前讀申報廣之三章。評較中日變通得失效驗。語多顚倒抑揚。勢似疾呼痛哭。迫切之誠。務激當道奮然而振。決然而變。令讀者拍案欣呼。謂得未曾有。意者

文能抑己揚人。便是自家好處。況嘉許日本得其所變。譏訕吾國卒於因循。誠得日報之宗旨也。惜乎時已見遺。機難再遇。退觀二十年前。方日本徬徨振作。爲吾國日報群起交譏。初直不以人類視之。今更羨其賢。而譽其智。得毋自悔鹵莽於前。失言當初。不然二十年爲時非久也。何至前拒後恭、相去之殊甚哉。於是益佩先生見微知著。庶幾有雖百世可知之慨。向使秉鈞半來其言。若日本之經營者。或免緬甸之滅。馬江之辱。暹羅之削。蓋威之可畏者。孰敢云乎不能也。無奈內牢不破之成法。外惑必悔之讜言。總謂軍藝可隨便。政教難移易。獨不知端不理、而末亂矣。通商五十餘年。榷稅仍賴西人主持。今又興言郵政。動云須盟西人六百。謂其善於破除情面。哀哉。以中華之大。豈無破除情面之人。是平日習尚政教。不欲人破除情面。一旦欲用破除情面之人。自必折向破除情面之處去索。試思天下何一不當破除情面。昨日關稅。今日洋藥。明日郵政。後日利學。他年凡理財之任。豈不欲畢舉。悉委諸西人乎。嗚呼。既羞臥榻鼾睡。又慮漏巵他洩。且事將恆。而非暫。動輒一起六百。十起六千。將來事未及半。國滿西人。利源又折而西去。是豈禮所當然。抑法所必然乎。夫西人之堪資吾用者。非取其善於破除情面。亦非取其長於運籌操券。其實靠其國無監守自盜之風。民有誠慤孚信之志。所以然者。由其政教之不同耳。今雖名用其人。實則默資其教。無奈世道崎嶇。借其材則可。行其教則

不能。職是而區區理財一事。深非機器之煩。奧無化學之瑣。動云借材鄰國。豈非明認詩書禮樂之國。無誠慤孚信之人。不亦寃哉。

鷺江先生曰。明於教人反身而誠。昧於設身處地。豈斯之謂歟。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仲冬中浣海外逸人拜序

序

余自束髮受書。轉而授書束髮者。瞬經兩閱花甲。雖未周覽四庫。遍讀五車。然於十三經。百子書。史鑑軼文。與夫稗官野史。滑稽詼諧。奇奇怪怪。莫不染濡殆徧。若夫日報時論。亦頗瀏覽及之。除夫不經無謂之者。外此亦皆視等平淡無味。奚怪人將不以余爲三家村學究。余亦不以碌碌不群爲憾。乃日者。友人見質鷺江先生主津新集。請評曲直。一經展覽。始而駭然。繼而肅然。終而凛然。嘆謂有生得未曾有者。嗚呼世之著述問世者。非競尚駢麗。便爭逐鋪張。非工乎典雅。便襲於風流。謂苟有此。必令讀者贊爲敲金戛玉。錦心繡口。至關繫世道人心之作。則視同嚼臘。反謂平淡無華

之文。刺目傷時之語。可以束之高閣。棄之如遺。然而究其所謂敲金戛玉者。悉係鏡花水月。所謂刺目傷時者。皆爲鉄論箴言。吾不知作者果何心何見。而閱者果何取何希。今見主津一書。竊嘆其所挾持者。匪惟道理二字。其於衡時料事。又隻眼獨具。言皆中肯。回憶往昔海外逸人深許先生卓異非凡。謂其幼貧學淺。嘉其未涉西塾。不越國門。乃中外情形。廢興起伏。了如照亮。終爰其富强當務之篇。徵曰。世譏日本變通過驟。獨先生偉其步武西法。能兼政教。大得聖人之奧。余聞而竊訝之。今聆其全書。始知先生卓異非僅繫此。玆特擧其可傳之有徵者。如臺事其一之篇。有句云。日本者。俗輕其夜郎自大。余獨謂其爲後生之可畏者。又云。其謂生

番之悍。山林之固。日本終莫如之何。斯乃迂儒悞國之論也。又有觀感誌要之篇。亦有句云。日本驟變西法。不顧眼前詆詛。將期他年歌頌。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微特爲國計民生。蓋欲有合逸史之筆也。其最詳而尤驗者。如去冬比權上篇。論中外關繫大局。末云。萬一人事果盡。天機尋轉。或俄得放寬其步履。或日得暢紓其操縱。當斯之日。欲亞洲大局求其靜樹依然。平流如故。勢不能也。噫。事經數月。言猶在耳。而中日之釁作矣。此又其小焉者。間有最神明。而駭觀聽者。莫如論日報關繫時局之篇。亦有句云。祗因臺灣一役。曾蒙高麗友人致書日報。激厲吾國從戎。閱者莫不嘉尚其德。今也日本勢已日張。不久行將有事彼國。故不得不遺書。勉厲

此間之當道者。早作預備。未始不爲投吾以瓜。報之以琚之謂也。尤可奇者。乙亥圖治策要之篇。有句云。豈其礮果具有神通以護國哉。去歲底事之篇。亦有句云。雖有堆山積海之軍火。豈能別具神通以護國哉。此是先生二十年來。先後燭知戰事專靠士之精誠果敢。而精誠果敢。必藉純善政教。彼不知以政教是務者。轉以軍火舟艦用事。何怪一仗即蹶。再仗再蹶。甚且兵未戰。而先潰。器未用。而委敵。此豈先生願有是事耶。要亦審之以理。度之以勢。知事之不可爲者。在不修政教已爾。嗚呼。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不但舉中國無一知有中日之今日者。而並外國之韜畧素著者。亦瞶瞶然。以謂中日之釁。中必先敗而後勝。今者事閱半載。而未果一驗。是豈並西人之智識。亦皆出於先生之下哉。無怪其欲中國富强者。終日總以軍藝二字爲芻獻。絕不知中國。非西人之軍藝所能濟者。是無西人之政教。以培養貞誠智果之材。嗚呼。西人每詡謂知己知彼。愚於中日之戰。而後知西人之所見者。不過精於見利。非長於見事也。哀哉。不曰所尚非所用。而曰中國無人。無乃謬乎。諺云。宰相不出門。明知天下事。亦惟喻爲博覽多聞。非若先生見微知著。預料數十年。未來之果驗者。他如耶穌教者。都人士皆視等異端。獨先生虛心崇之。揚其爲七十子。欲求而不可得聞之天道。讖謂禍哉。斯世之底於悞者。余於是乎深偉是書之足傳者。在有東西並徂之勢。太史公鑑晏嬰軼事。慕爲執鞭。余讀主津

能不竭思一沾驥榮哉。若曰弁序則我豈敢。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仲冬旣望稻江釣史謹識

主津新集目次

卷一

臺事其一
臺事其二
臺事其三
臺事其四
臺事其五
臺事其六
臺事其七
誠訟書後
洋藥流毒
誠訟續論
論日報有關時局
變通儲才
論日報功用
天命臆說
淡水卽事
圖治策要

時勢遊說
蘇夷士河
時事轉機
洋藥去留大勢
說憾
輕言續論
卷二
靈魂繫於教門
天道滯行
釋癡道人之辯
變通首務教化
觀感誌要
富强當務
循環畧說
輕言
言腐
書道相契
釋疑書後
應籌相安論

續論天道滯行
續論天道滯行
稽道追元
翻案一則
輪廻徵謬
釋楊象濟謫洋教與格致不符辯
原神
問教篇上
教事問訊
卷三
物各有主
擇善固執
致惑有由
崇尚略論
日本更約書後
拂塵申義
石言
問教篇下
權衡倒置

說僻
底事被謫書後
天賑
比權下
解悞上
鴉片大勢
擬上萬國籌安策上
擬上萬國籌安策下
必下
說兆中
底事
天地人說
比權上
躬自厚篇
解悞下
答客問難
擬上萬國籌安策中
必上
說兆上
說兆下

牽制難恃
多事
卷四
禮上
俗上
政上
政下
原古
富强當務下
時宜
時勢旰衡
禮下
俗下
政中
原治
富强當務上
通病
質弊

說幸篇　富强津要
儒書悞解　讀書要訣
聽難　理性
伉儷　零語

臺事其一 甲戌四月廿六日見中外新報

臺灣僻處南五省之東。隔洋僅數百里。孤懸海外。縱橫富麗。甲一巨省。然雖孤島遠懸。險要地利。識者以謂東南半壁屏藩。以形勢而論。枕橫閩浙各口。貫通西北二洋。爲東南七省。咽喉重地。其利害也。有若唇齒之關。得之藉以振國威。保疆宇。失之不但辱國體。資敵勢。且沿海七省。因其戕。水師一帶。受其制。外侮一動。內患皷惑。臺灣一島。關繫中華全局。自宜加意保守。萬勿疎忽輕視。余竊謂法國之蔑土。猶吾國之臺灣也。前者太西諸國。虎視耽耽。每以生番之地。未入版圖爲詞。又以外國船隻。在彼後山遭風。聳受生番之害。我朝未能爲其雪恨報仇。屢欲自逞干戈。假途滅虢。識者

皆謂醉翁之意。不在於酒。當道者。可不格外防閑。而未雨綢繆乎。日本者、俗輕其夜郎自大。余獨謂其後生之可畏者。玆已藉端啓釁。其來也札營寓兵。名爲剿番。實卽私和。一旦長拒後山。生番歸其化。而山前之民。未免皷惑搖動。斯時也。向背自操。一家兩主。非祥兆也。爲今之計。亟宜咨請總署。飭令日本公使。止其用兵。慰以好言。一面在於後山、沿海一帶。之有口岸者。處所甚多。設立營汛。駐札防兵。保衛遭風洋船。乘便招撫生番歸化。俾全島肅通。一則免洋人藉口生釁。二則杜頑民負嵎作亂。三則免朝廷屢耗剿番經費。四則唐番和睦。土產地利倍蓰。一舉四得。其穫益也。豈淺鮮哉。辨法分山前閑兵。札後山要地。調一二閩省礮船。往來逡巡。轉運接濟。以資防衛招撫。至經費一節。宜設法籌備。倘有不足。亦可令地方官。諭各殷戶。措資前往開墾。即地爲其業。未爲無益。總之太平時世。原應守我成規。今者日本藉口搆釁。亟宜變通設法。其謂生番之勇。山林之固。日本終莫如之何。此乃迂儒悞國之論。以上臺灣當務大畧。維當道者裁而行諸。

臺事其二甲戌五月十三日見中外新報

日本犯臺以來。識者皆謂假途滅虢。月前兵臨山後。假吾屬地之瑯嶠而進。屯兵於牡丹。勒吾民工。築石城。挖濠溝。造土圍。運軍糈。嗣而僥地價。負傭値。斃吾鄉耆。逐吾百姓。佔吾村庄。臨戰驅吾民爲前導。勢極兇殘。殺戮生番頗多。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恒春。

牡丹。均爲所據。野番聞砲遯匿窮谷。無何。移兵山前。犯吾疆土。藉口請援。縱兵虐民。其勢非吞併全島不已。當是時也。果耳我廷許之來。未始不以友誼相視。蓋莫知爲計也。今被反戈相尋。謀吾屬土。害吾黎民。種種欺侮。大非立國之道。失德鄰國。搆怨天下。是佳兵不祥也。吾國與彼素無仇隙。今彼妄啓兵釁。料必爲奸煽惑。自負一時之盛。而生蠶食之念。蓋亦未知鹿死誰手。設或乘吾國一時無備。而亦未必全島爲其侵奪。獨不思立國以相安爲本。富强以友愛爲根。況彼國孤懸海外。四面受敵。內亂未靖。外侮不測。西有高麗之患。北有俄國之憂。眼前正當結連吾國。永敦友好。以冀相助相援。豈可妄生殘念。搆怨鄰國。然雖吾國輕整。究亦日本之狡行也。曩者吾邦海內稱雄。祗因太平日久。荒於武備。第自髮逆亂後。軍興以來。吾朝賢君多仕。勵精圖治。啓船政。設礮局。正在奮發有爲之秋。豈肯胯下於人。玆者日本輕啓兵端。背盟侵土。猶激勵吾國仕志。俾奮發有爲。雪恨有日。眼前之患者。過在於許其來者。惟是當局者迷。覆水難收。爲今之計。亟宜多調精兵勁旅。東渡以資保守疆界。一面咨請總署。邀集列邦公使。阻止日本添兵。並請其遵照公法。在京調處。或酬以微欵。稍補今翻用兵經費。務使全師退出。不留餘種。倘其事不諧。亦止宜請其公同派員赴臺定界。以杜將來混爭。殘害吾民。藉期暫作苟安之計。至於戎衣相見。恐非吾國之利也。蓋彼此次興師。多藉西人。在彼籌畫指揮。臨吾

興軍需人之際。局外者更示禁。毋許屬民偏助。識者皆謂。亦將不利於吾國矣。幸勿錯窺其局。秉鈞者可不愼歟。

臺事其三 甲戌五月十九日見中外新報

觀日本之蓄意從事於臺灣。非但今日借端用兵於後山。蓋自去秋遣人兩度臺北。繪圖窺探。且於今春携帶生番素愛多物。僱倩外國之老臺灣者。由基隆泛舟。開赴臺東噶瑪蘭。附近之岐崍等港。亟施招撫之計。由此觀之。則知其來意之不測。非始於今日。玆以多舟重兵。臨一無名部落。勢極雄銳。長驅直進。殺戮生番不少。若曰雪恨報仇。亦已功成名遂。不但心無湊凱之念。且屢復添兵積糧。又在尋端北路。其志則可想而知矣。當其來也。築圍造壘。開濠溝。建鉄屋。密圖久遠之計。迨乎藉端爭界。則假途滅虢之勢成矣。此不亦吾國之視豺狼爲信人也。惟是日本之來。雖操有必勝之權。然識者早料其能不動干戈而使前途全師退出。修回舊好。在萬國交涉之事。繫有公法。吾朝無難盟請友邦。駐京公使。出爲秉公調處。或酬以微欵。以補其兵費。務使全師退出臺境。如其不然。亦可各守各界。再圖修復之計。如彼師出無名。更不難聞衆而攻。總之眼前萬不可罔開兵釁。而落人機檻。料敵必早明賓主之勢。而防患於先矣。謀於國者。當知己知彼。籌敗於前。方能制勝於後。或謂酬欵一節。有碍國體。此乃孺子之見也。試觀英國富强天下。戰艦雲集。海國稱雄。爲盟主於東土。執牛耳於歐洲。前爲亞刺

巴麻之事。竟至賠酬美國鉅欵。識者咸佩彼國多仕。深謀洞悉。固能爲國家。保全大局。豈若普法之戰也。雖彼此互有勝負。究竟難免生靈之慘。社稷之危。是兵釁萬不可輕啓。盡人而知之也。余願吾朝廣施仁政。恭納天道。檄傳各値省邊選奇才。革除陋俗。開礦以取利。禁烟以甦民。練精兵。修武備。添戰艦。習水軍。至於天文。地理。化學。氣機。與夫利國益民之電綫。新報。等藝。望速延請西士。藉資教習。以冀變通一新。富强指日。俾敵人畏威拱手北面。毋區執古法舊制。以貽國悞民。曩者世界混沌。百姓純良。似可恆藉紙上之兵。以禦天下。今也天下疎通。萬國爭雄。吾國縱橫南北。一望西東。水陸錯處强隣。非當世奇才。胡能濟此東周大局。余非因名爲利。妄談國政。惟是生於斯者。目擊時艱。爰書管見。藉獻芻蕘。諒必不害於義也。

臺事其四 甲戌六月初六日見中外新報

日本侵犯臺灣。初局外者。姑謂朝廷許之來也。迨閱都報。始知實無其情。是日本之爲各國不直者宜也。眼前全賴執政諸公。善爲調劑辨理。諒能毋傷國體。言歸于好。昨得郡信傳稱。沈星使派員親詣日營。多方辯論。該日統軍體會一切。以取各番社保護切結。並遣員附同吾國飛雲輪船。賚送公文。分投總署。與該公使。在京商辨了事。聞日兵經已退紮崠嶠。並云埤南一帶。各番酋。亦已知儆悔罪。相率就撫。雉髮歸化。經地方官。分別賞給頂戴號掛。以示

欽恤等因。似可稍釋衆疑。所慮者。日軍未克盡退。將來難保別無乖情。鄙見目下仍須添調昔日洋槍隊東渡。以資防衛。並於後山之蘇澳。岐崍。南下一帶。設防招撫。一面遣使賚書。馳赴日都。面覲彼君。道破離間之計。俾洞悉利害。自擇去留。無論其願否刻期追回逆命之師。吾國儘管推廣戰艦。講求水師。並派員購辦西洋新巧快槍。在臺招募土勇。聘請西國武弁。就地訓練成軍。但事事務求實效。以冀勉勵自强。誠若此。不但日人畏威自退。且外侮亦不禁爲之歛跡。料敵未必舉傾國之兵。耗不計之餉。迢涉重洋。爭拒一撮廢土。以搆怨吾國。設或彼兵刻期遠退。然善後應籌變通名目殊多。眼前除蓄練精兵。購備戰艦。駐鎭臺灣。以資保衛海疆。外尤當設電報通內地。一旦水陸有事。無難知會調動。藉資救援。但願海氛肅清之後。刻期革俗修政。民獲聊生。國無內患。地方可不治而安矣。總之眼前臺灣之局。惟能柔而善守者。則爲異日首功。至內地設防。各口籌備。無他防閑之無法。慮患之過當也。

臺事其五 甲戌六月十一日見中外新報

竊謂兵釁之啓。寃連禍結。誠國家之大不幸事也。惟能洞悉時勢。深知利害者。固能爲國主和。以固大局。日本侵臺一役。違約背盟。謀吾屬土。虐吾黎民。糜吾經費。辱吾國體。凡有血氣者。莫不痛恨切齒。共圖報復。其所主和者。爲吾國歷崇仁孝之治。因循成法。疎荒武備。輕弛水師。忽猝馬能抵敵之軍火。禦敵之鉄甲。且臺灣一

島。本屬難資保衛。況沿海七省。口岸門戶所在殊費籌防。臨敵備武。毋乃晚乎。是主於和者、出於勢也。不然。孰不知日本此來爲奸煽惑。恃一時之盛。而欲藉端開釁。以試其鋒。吾人若不瞻前顧後。審時度勢。卒以兵戎相見。萬一失機。不免貽羞天下。職是而言和者。無非暫作緩兵。以維持大局。一旦籌備成效。何難驅敵出境。惟當今之時。處今之勢。和亦不可不速。而謀亦不可稍遲。蓋不測風雲。一朝變生意外。又不免顧此失彼之憂。度秉鈞者。諒能先機見及。毋須草野繁言也。

臺事其六乙亥正月十三日見中外新報

臺灣本屬吾國袴連之島。俗謂海外版圖。胡足爲重。惟識者則謂此島險要地利。設或自立門戶。亦足於海內稱雄。該島山明水秀。雨水綿續。氣候溫和。風土宜人。乃天造之利。沿海港道隨處淺深。不但堪資守禦。且可戰守自如。至山傑地靈。土產饒裕。非僅足供本國之用。外此亦可任憑販運他售。恆享出口無疆之利也。地爲三分。東居野番者二。峯巒嶄巖。悉未開墾。西居華人者一。地多平原。耕作雖勤。其若地壙人稀。每爲兇番乘間截殺。南路盛暑。通商二口。曰打狗。曰安平。產糖。油。鹽。米。芝麻。等類。北路溫和。四季多雨。通商二口。曰基隆。曰淡水。土產青靛。茶葉。樟腦。煤炭。糖。油。苧麻。硫磺。百草。木料。磺油。獐。鹿。熊。豹。奇禽。異鳥。間亦有之。山之高者。曰玉山。一聳千仞。露霧迷巔。四時積雪。島中有湖。曰水社海。深可七十

餘丈。周圍數十里。水質雖淡。而產魚大都海中族類。淡水一埠。目下產茶。歲可烏龍十數萬箱。栽種者接踵而起。久後可期百萬計之。其茶葉嫩鮮。氣味清香。洵爲天下無匹。中外商人。慕名趨採者。幾於絡繹載道。果爾加以精工巧製紅茶。幷售英美。則閩省茶利。深恐爲其所奪。況其地天然桑樹羅列郊野。歲由竹塹出口桑白。亦以數百担計。若此則知其可養蠶成絲也。必矣。蓋天地生物。未嘗不委用於世。當道者。何不奏請就臺設局。延請杭嘉湖之老於養蠶熟絲者。前來試辦。數年之間。絲業可期一是振興。成效之速。必較閩省絲棉局多矣。且內山五金積礦甚多。其如穡繁工少。土民愚昧。地表之利。尙且未能全收。況地中之利。又何暇以計。國朝

例禁開挖。自願埋沒其利。無異乎棄黃金爲廢土。視有用之地、爲無用之區。譏有關之論、爲無稽之說。昨者日軍假道滅虢。蠶食不遂。失興而歸。雖曰償餉修和。亦將難免恒懷兩雄不並之勢。臺灣毗連敵國。四界强隣。秀麗殷富。炫人耳目。今翻一役。明藉討罪。意存佔奪。吾國應當如何警悟。早圖自雄。宜創始於此島奮發宏圖。抹馬勵兵。整飭武備。經營水軍。藉爲沿海七省屏藩。何自日師引退之後。裁兵撤將。百念俱廢。眞令人所不解也。或謂聖朝仁孝爲治。非以兵力取長。此乃兒女之見。不足爲經濟者道。天下事廢興存亡。無外乎是非損益。四者究爲處世之機捩。凡處於大地者。雖肩挑背負之徒。亦當認識區別。況身任天下之重者乎。余竊謂眼

前臺灣之局。首在需人開墾。而內地地狹人繁。當道者宜奏請設法。於閩省漳泉二郡。設局租舟。曉諭廣招窮鄉貧民。取其携有眷屬者。遣配東渡。北就基隆交卸。南由打狗上岸。並在於船政搆造平底小輪兩艘。以資轉運吾民。前赴後山之岐嵊。埤南。等處。使其自行開墾力田。由淺而深。要地之處。設防保護。彈壓刁民。恩威並施。善法招撫。則後山一帶。生番可期指日肅清。經費爲數有限。或奏用公欵。田爲官業。或設局科股。官民合辦。總之事貴實濟。以冀取信天下。誠如是。猶勝縱民出洋。逹海謀生者。不啻雲泥之隔矣。此乃臺灣眼前當務一則。其他作何興利除弊。禮賢牧民。與夫防閑慮患。籌備將來。惟有廣覽海上新報。採取及時機要。奏請變通。以期富强臻效。余知言過。惟度無傷於義。冒昧瀆陳。閱者諒之可也。

臺事其七乙亥三月廿六日見中外新報

中日一役。予先後歷陳數稿。刋於日報。設論臺灣之局。中有數月工夫。可期肅清全島。說者曰。日師犯境以來。吾廷立心開墾。派員督辦。於玆工興週歲。餉糜百萬。事無臻效。且爲兇番殺戮兵弁不少。嗤予立論。謬無可信。惟識者。則謂事雖一。而辦理能無異同乎。後山一帶。北自蘇澳直達埤南。遙隔數百里。崎嶇平坦。屈曲紆絅。不一其勢。我軍南北兩路。分兵伐木。意在開通小徑。則云闢通。不知。人去棘生。壅塞依然。雖有曉諭招墾。然富者視爲畏途。貧者無

力以往。奉行故事。將難爲功。其欲開墾有成者。尤宜倣招工之成法。在厦設局曉諭。招集漳泉二郡窮民。取其携有眷屬者。或係隻身良民。亦可一同遣配船政輪舟。運載東渡。北自基隆起舟。南由打狗上岸。並在船政赶造。平底小輪舟兩艘。以資轉運窮民。前赴後山。宜墾之區。初到者寡而力單。僅甫沿海伐木種穀。備食於將來者之地。後到者聚而日衆。力足以自衛。迫而漸進。由淺而深。臺灣膏腴。種子下土。數月可期成收。既不患乎饑。復衛以百夫之長。飽而且安。斯時也。內地之墜苦海者。又望後山爲梯航。襁負而至。絡繹不絕。居然當日山前之一局矣。生育蕃衍。四散謀生。衆寡勢成。生番不招自撫。路徑不闢而開。數十年之後山。尤恐今日之山前不能及也。況目下生番雖多。稂莠異處。無難分別以治。總之。眼前擬招窮民。應預給以數月飯食。俟其穀菓成熟。觀局裁止。按招一萬之衆。爲費不過百數十萬。以目前一年開路經費。足供數年招工之用。且將來彼田若土。或官分其地。或倍抽其租。何患出欵不能復進乎。惟是事貴誠慤。以期易於取信。矧而此地貴於茶。宜於絲。萬一覔得五金之礦。其利豈淺鮮哉。果爾港道崎嶇。風浪險阻。無難臨時築鉄路。造輪車。轉運以達山前。其謂數月工夫。可冀蕩平全島。不過握管遺機。以誌其易。豈鶩江氏所見謬無可取哉。西人逺涉萬里。不吝重資。來華招工出洋。尚期大獲此中之利。玆者。臺灣近在咫尺。輪舟利便。此外爲費不及百分之一。當道者。可

不觸機效法。而情願督率重兵。糜餉開路。亦所不解也。況路之爲路也。未必將爲必由之徑。理財者。其可不爲國債善籌哉。翦蕘之語。聖人有取。姑錄之以觀其效。

誡訟書後 甲戌七月十四日見中外新報

夫宇宙之大。天地之久。歷代故事之足以令人噴飯。而慨然歎息者。雖指不勝屈。然未若眼前有等喪心病狂之文。恒古迄今。不但無肯爲之慨然黜革。甚以誤宗爲傳世箴言。眞令人不禁爲之太息痛哭。卽如勸人息訟四字。作成長篇大論。無街不帖。無書不載。世之顯宦名儒。莫不口傳筆援。相勉告誡。其實以爲警世化民。究不知此中有無限瑕疵。自相矛盾。細思之不第無補於世。且直欲令人羞殺。夫黑白是非。雖野番遊牧之部。咸知辯識。若王化禮義之邦。不但知甄別。且能立法革除。設律杜絕。蓋能知其害者。必能除其患。能除其患者。必能興其利。朝廷圖治。律有明條。乃欲使人趨避法網。免貽伊戚。惟是天地之大。萬類之繁。稂莠錯處。難免錢債田士。姦佔命盜之情。是故國家設有司。以執政者。無他藉以剪暴安良。小民一旦含寃負屈。於心冲冲。勢必赴愬官長。滿望沉寃有伸。抑氣藉平。孰知一字甫入公門。乃招來無數役蠹。百孔千倉。但計貧富。不問是非。只求賄賂。不區黑白。貧者傾家蕩產。富者耗財勞力。數翻堂訊。仍置不明不白。彼此酷押。又是重疊苛索。經月拖年。不減陽世地獄。既知悔也。而欲罷不得。鬻妻賣兒。饑寒困迫。

職是而某部堂。某明府。憐民累訟之苦。爰立勸訟箴言。以資警世化民。然善則善矣。獨不思君之於民也。如保赤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也。敬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所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以牧者。天之愛民也厚矣。豈使民肆害於民上者。甚於牽獸食人。公門放告招民詞訟。原謂爲民伸寃。以昭公允。非欲使人飲恨含寃。自尋報復。其爲害也。始則背地私歐。繼則結黨械鬬。終則連鄉拒捕。匪徒乘間肆擾。小則殺兵傷官。大則佔城奪郡。一旦大軍剿辨。而玉石俱焚矣。嗚呼生靈之慘。社稷之虞。是誰之過歟。殆哉民其可使由之乎。至苛政蠹弊。行於仁化明教之邦。尤皮上一毛。無難立法吹拔。何悠悠而勸人含寃息訟。趨避苛政。猶求折重城而避輕車。不亦棄易而圖難乎。孔子過泰山。婦三世虎患。勸之避市。婦曰。寧死虎患。不死苛政。是苛政猛於虎也。孔子惟嘆而誡諸徒。是知民之不能無訟。而苛政猶弗克剪除。噫。何謂乎爲民父母。而爲國衛民乎。竊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民既納粮征稅。捐輸完釐。亦足以證其養君子也厚矣。而爲君子者。焉可縱苛政。以虐民。使民畏政相殘。是負民望也至於此極。爲民上者。更至勸民息訟。何異乎勉民欺於人。侮於人。欲其財命盜於人。殺於人。欲其妻女淫於人。汚於人。而從容含忍。是背王道。滅教化。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狂言也。於聲名文物之地。胡可縱此昧天背理之作。更而稱聖稱賢。能不貽羞天下乎。或

謂勸人忍小忿而息訟。非欲抑人負沉寃而莫伸。此不亦掩耳盜鈴之說哉。天下之事。事無大小。世間之忍。忍有恒暫。官司之於民也。如桶之於井。禍胎之爲患也。猶火之於薪。是忍之於人。能暫而不能恒。至事之大小。則因機而釀變。誰云三尺劍。不足以殺盡天下人乎。嗚呼。其誰能忍其橫歟。是三尺劍之於天下也。猶滄海之一毫。何其不能容物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予非强詞逆理。以恣侮慢先賢。惟與生同聲名文物之地。目不忍視此喪心病狂之作。而混淆黑白。顚倒是非。漂粘閭巷。爲識者見之。不禁令人齒冷。至能否革除苛蠹之弊。惟有揆之於天可耳。所願執政者。悅納鄙言。禁止所有勸人息訟誑文。痛念世道之險。蠹弊之害。及早變通立法杜絕。以期吏治一淸。俾百姓無寃不伸。貧富咸沐仁治。不亦快哉。或謂由此觀之。子能立法以杜苛蠹之患。其易猶反掌乎。曰善乎言乎。西人立國數百年。尙知純行仁政。中華立國數千年。動以詩書禮樂爲治。豈反不能步人後塵哉。且民旣積財於庫。國應優吏以俸。於是蓄兵士以粮餉。養差役以薪水。俾彼妻子飽煖。毋須他事覬覦。則苛刻之弊。不杜而絕。其次整館舍納訟客。聽民延狀師以司訟。而爲民上者。於中鑑衡委曲。判厥是非。施以賞罰。然而良善安逸。强暴斂跡。百姓無憾。社稷安靈。是何難哉。試觀。外國政治。殘虐禽獸。亦載有明條。誰敢倒懸鷄鴨。求售於市。一旦發覺。亦必斷罰靑蚨。其留心於政。垂靑一禽。其厚尙且如此。若於百姓

者。可不問而知矣。爲民父母者。其可單讀無野人莫養君子耶哉。

洋藥流毒乙亥六月念二日見萬國公報

洋藥流毒於世也。固盡人而知之。惻隱者。不分畛域。苦口勸誡。將期此弊倖絕。亦自不乏其人。而西人卓見。咸謂若獨禁進口。則非徒無益而猶害。蓋恐吾人倍蓰栽植。貽害益劇。此可謂察鄰國之政。無如西人之用心也。所論俱出至情至理。由此觀之。洋藥流毒。其將有杜絕之日乎。愚謂天下無惡不滅。祇爭遲早。何患乎洋藥之流毒。終無泯滅之一日哉。天地生物。原爲利濟民生。惟善用者。取之獲益無窮。不善用者。反因其物而殺其身。蓋物之爲物也。相生相尅。尅盡而復相生。猶人性之本善。而乃遷。遷極而復其本善。反此則有冥冥中之報施也。此所謂天道循環。無稍或爽。夫洋藥者。俗知其爲罌粟之汁。其質爲植物之一。其爲用於世。功效推爲百草之魁。醫士每資爲修斂止痛之劑。惟服者貴乎愼擇其宜。以取療病神效。恒服反罹癮癖。過服猶防致命。所謂相生相尅。則斯之謂也。此物原產英屬印度。爲最且佳。而獨爲其害者。則僅吾邦。幾於無人不染。無家不吸。或曰。英國素稱服化之邦。豈肯倡首作俑。種此不世之禍。流毒友邦。以圖利己損人。而吾人又何苦。而情願蟲飛入火。自戕其身乎。曰。子有所不知。僕亦難以一言蔽。在英人佯不知毋求生以害人。反以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販運來華。以爲救世利人良藥。誰知吾人嗜此爲命。大

有殺身成仁之慨。夫復何言之有哉。在吾人戇不畏死。反以謂賢者然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求之之誠。有若得之則生。弗得則死。逮乎。曰亡之命矣夫。方知斯人也。而有斯疾。或又曰。眼前在英國藉洋藥稅利爲天。在吾國視洋藥釐餉爲命。子又何以獨見夫洋藥之流毒。終有杜絕之一日乎。曰。天下事非井中人所能窺察也。洋藥之爲物也。惟英一國壟斷居奇。其所從容接濟者。亦僅吾邦爲然。此外雖野番遊牧。亦知畏避示禁。若美國鉅商經商吾邦者。能自勉而誓不業此者。尚且不乏其人。至日本踞離中國僅隔一箭。亦知禁絕斯毒。以防蔓延。中華爲明教之地。英國乃服化之邦。豈肯於光天化日之下。橫行不義。而藉洋藥稅利以資立國。

宇宙間許多邦國。至是未知洋藥爲何項物色者。指難勝屈。況彼素無洋藥之利。亦不患乎無以自立。是知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昔自洪水氾濫之後。居民散處五洲。或野居遊牧。或建都立國。賢愚窮通。隨方易化。莫知所跡。逮耶穌降世。天道盛行。人知服化。而格致之門始開。由此航海過都。逡舟越國。天下萬邦。無處不通。惟是經營貿易。莫不以利爲天。去此凡二百餘年。歐人航海。覓得亞美里加洲新土。知其地膏腴。相率前往開墾。無如地廣人稀。亟需人力開墾。加之地近赤道。氣候燥暑。猶非歐人之所宜處。惟利之所在。計由心生。無何。而歐西諸國。接踵而起。爭先恐後。泛舟前往阿非利加之西鄙。拘拏黑人。運赴該地。迫令工作力田。稍不

如意。則痛施鞭撻。其殘虐苦況。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聞。日以張牢設網。拘拏黑人。轉運他售爲事。賣者以人當貨。求售於市。買者不吝重資。販人代畜。效尤爲惡。幾莫知復有服化之態。嗚呼。上帝有好生之德。惻隱者。起而據情書播各路日報。彰其醜行。加之苦勸斥責。乃英。法。俄。美。咸知其非。惻然聚議。設法嚴禁。遣舟梭巡。以資保衛。至今猶然。倘敢故犯販運黑人之條。莫論何國。船則充公。人則坐殺。黑人藉此始得安枕。惟是法立弊生。禍移東土。若夫招工出洋。與賣猪仔之流毒。未始不因禁拏黑奴之餘波也。今者。太西諸國。仍謂此舉未臻妥善。當在忖思設法。以期一體肅清。藉表服化之國。行仁義合天心。鄙見於杜絕洋藥之流毒。總在於公休。而不在於私休。其杜之之規模。猶恐彷彿黑奴之遺章。至眼前議論紛紜。無非奉行故事。得毋色厲內荏哉。蓋害在於民。利在於國。蜂蜜其詞。虛圖空佈彼此皇仁。果爾有意杜絕此害。在吾國其先猶宜禁絕栽植。次卽禁絕染吸。內既治。外卽不禁而自絕。何區區徒費筆墨。互相推讓。不亦愧乎。英國者。素稱首善之邦。未必恆忍不義。以圖利己害人。況天道滯行於中國。未始不爲洋藥阻害。不然。爰黑奴之條。盟請友邦。出爲斷論。料局外者。未必助秦爲惡。使英專擅其利。總之天意有定。或者吾人橫逆眞理。抗拒天道。而爲上帝借洋藥爲誅罰。以表其無所不能。亦非人所能逆料也。僕願此間之秉鈞者。及早悔悟。勉勵約束彼此商民。設法杜絕洋藥之

害。庶幾上博天欣。下洽輿情。勿恒作鷸蚌之相持。專待漁人之得利。是私休之益。勝於公休多矣。敬祈俯就原文譯布西友。稍補服化之國。有所缺憾之一助。

誠訟續論 乙亥八月十二日見中外新報

余嘗抒論。明辨誠訟之謬。痛責苛政之非。世譏予也詞近楊墨。身以法試。謂苛政行自上古。歷代賢聖。莫敢之攖。獨子剖白其非。於吏能不爲子危乎。乃予尙問心不愧。冒死哀陳。總望爲政於國者。激發天良。俾斯害剪除有日。夫苛政猛猶虎也。盡人而知之。至立言誠訟者。更有其人焉。豈莫知杜絕斯害。尙有其法。至使恆行不息。皆爲人之無良。一至於斯。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以牧。是知吏治由來爲保民而設。於是民竭忠誠。以奉其上。乃上反寓苛政。以布其下。使民畏政偸生。而作邪行。禮義之邦。變爲傀儡之域。獸別類而相食。且人惡之。況爲民上者。竟至率獸食人。天其容乎。竊謂自天子以至於庶民人也。而況於吏乎。且吏之爲吏也。未必生而爲吏。未必老死於吏。未必世襲爲吏。舉天下數百兆之民。致身爲吏者。能幾人乎。且身至九族。安能舉而皆爲吏乎。世之戕於苛政者。舍吏其誰能免哉。然予猶未嘗不爲吏危之。彼爲吏者。雖不患苛政於今日。亦須防苛政於將來。所患在未必老死於吏。假使其能老死爲吏。自保其家於生前。亦將難冀世襲爲吏。以保身後之兒孫。仕大夫執政於朝。與夫爲民上、有司天下。誰敢自謂生

而爲吏者乎。既不能生而爲吏。又不能老死於吏。竟無法以世襲爲吏。是知苛政爲害也。將及於未吏之先。既吏之後。朝野之廣。官吏之多。誰敢自謂彼祖若父。未嘗荼毒於苛政。又誰敢保若子若孫。必無酷害於蠹役。是知苛政爲害。不但一身已也。竊謂道在於達。何必聖人無言者。則皆爲揚墨之詞。不觀夫戎王使由余入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之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使人爲之亦苦民。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纂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豈由余之言。亦爲楊墨之詞乎。詹公宦十三年於會稽。凡鞫必當道原被並坐。百姓歐歌頌德。萬家生佛。豈讓司馬溫公一人哉。我國既稱禮義之邦。尤當身先仁政。以表率蠻夷。否。豈倡數千年爲國於天下者。竟陷民於政。使民悲歌道左。涕零閭巷。爲君子能不惻然而動拯人拯己之心哉。人或有言。吏以寡廉覬覦百姓。蠹無恆產魚肉蒼生。嗚呼稅賦之徭。

豈爲徒充府庫已也。足食足兵。於吏亦可一言以蔽。晏子相齊。危言危行。國有道即順命。國無道即衡命。哭莊公尸。諫犯王顏。忠勇有令太史公。慕爲執鞭之士。今也。國在中興。仕困於廉。民瘁於政。能解帑優吏。修政拯民。賢如由余。勇過晏子者。豈乏其人哉。爲仕而坐觀苛政。區區勸民息訟。藉以沽聖市賢。能無貽羞天下後世哉。

論日報有關時局乙亥八月十八日見中外新報

自臺灣生番頑化。殺害琉球數命。殆累中日兵戎相見。由是而東亞細亞諸國。强弱形勢乃瞭如畫圖。談天下者。每抒所見。刋諸日報。衡論時局。詆日本驟變國制。步武西法。或譏其輕狂。或嗤其尾大。總而言之。皆藐其國小而勢窮。不足以輕重。縱論紛紜。共相詆譏。眼前雖資悅性怡情。獨於鄙見。則謂非徒無益而尤害也。作者不無大失檢點。而徒爲他人作嫁衣裳乎。因所論實有裨於日本。而無益於其鄰。名雖削其威風。實則激其士氣。嗚呼。評時局者。可不亟思合舟之關繫。乃自作雄談大論。不無貽悞當局者。苟安於今日。而貽害於將來乎。竊以敵國之密圖富强者。將爲鄰國之患。今日本雖困於帑藏。而蓄强則已久形於東海。此不更爲鄰國之患哉。夫强而困者。猶餓虎之耽耽也。富而弱者。猶肥牛之躅躅也。以肥牛之躅躅。處於餓虎之耽耽。其危自可不待智者之辨。而自明矣。蓋國强而困於財用者。將必妄生殘念。謀諸其鄰。始或殷勤

告貸。繼而藉端覬覦。終而强横侵奪。無他勢之使然也。誠如是。能不爲富而鄰於强者危之。爲琉球與高麗計者。猶當先機提防。毋固守成法。坐待日本之浸大。試觀英國者。起自彈丸三島。孤懸歐之海濱。當未成立之時。不過爲遊牧之部。曾數隸歐之版圖。步武其法。有志者竟成之。卒而操戈驅敵。立國稱雄。吁以當日彈丸三島。今則縱横寰宇。跨土併洲。威震海内。天下幾於莫之能禦。嗚呼事在人爲。焉知將來之日本。未必不能有今日之英國乎。任琉球與高麗之重者。其可高枕長眠。豈使與同榮辱者。其問諸水濱乎。僕願縱論天下者。斯後凡用華文作論。權衡中外時勢。務秉筆直書。毋或阿諛廻護。以期一視同仁。俾閱者知所趨向。凡事之涉於名益而實損者。尤宜緘默爲妙。至閱報者。尤當勿棄荆棘。采納芻蕘。庶期不爲讒言離間所賣。蓋日報之爲日報也。損益並鈞。惟能審機而擇宜者。則獲益無窮。反此而爲日報所用。則貽害匪淺。予豈好辯哉。況事非干己。本當緘口埋頭。致身事外。祗因臺灣之役。曾蒙高麗友人。致書日報。激勵吾國從戎。閱者莫不嘉尚其德。今也日本勢已日張。不久將有事彼國。故不得不遺書日報。以勉此間之當道者。早作預備。未始不爲投我以瓜。報之以琚之謂也。

變通儲才乙亥十月初四日見中外新報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兎死狐悲。物傷其類。物命無靈。尚知率由其性。況吾人禀造化之精。通經書之理。更當深明大義。關切梓里。方

無愧乎所謂禮義王化之族類。予嘗俛仰往事。深羨歷代貞節忠烈。雖閨閣弱質。尙知委身於義。或守貞而盡節。或因義而殉難。三歲童蒙。咸知呼羣雪恥。況身生文物之地。祖籍禮義之鄉。堂堂七尺之軀。豈無豪胆剛腸。毅然有所感慨。而奪志兒女之冠哉。故凡世之因義而奮激者。雖古之大聖人。亦何嘗無憤不自顧者。卽如東周之時。田常謀亂於齊。顧高國鮑晏之妬。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其弟子曰。夫魯坟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乎莫出乎。子貢卒行。而齊。而吳。而越。而晉。皆惑其說。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覇越。然非爲父母坟墓之邦。誰肯喪心失德。以爲遊說。離間鄰國。竊以今日之談天下者。於廢興之局。莫不瞭如指掌。每痛時艱。而欲有言。祇爲事關國體。非筆墨所敢縱橫機洩。眼前吾國廷議紛起。莫不思欲奮發宏圖。及至變通儲才。則仍然有所未甘。此眞所謂面墻欲速。而掩耳求聞之者。雖有一二謀深慮遠竭誠奏陳。滿望稍變成法。其如朝野之廣。仕途之嶇。孤掌難鳴。雖善亦無如之何也。獨不思民之榮辱也。繫之於國。況仕大夫乎。且一人之辱。玷及週身。一家之辱。玷及戚屬。一國之辱。玷及兆民。嗚呼。凡有血氣者。誰肯削自己志氣。而長他人威風。果欲奮發有爲於今日。猶當不區畛域。不限成法。破格求賢。其如是。則多讓三五漁父樵子。束帶立朝。以佐水陸之治。亦何嘗有玷於政。豈敵國之人。堪登吾仕版。參我機宜。而吾人則猶獨不能乎。

孔子曰。什室之邑。必有忠信。吾國縱橫富麗。甲於列邦。戶口之多。民生幾等天下三分之一。此中豈乏濟世奇才。足以勝任於國。當此內無齊楚之分。外有强敵迫處。一朝檄下。國中英才。莫不踴躍就選。以冀量才委任。用命父母之邦。或謂變通求賢。似未符詩書禮樂科取之制。此乃迂豎之見。胡足爲經濟之論。夫國得成立基在富强。其欲致國之富强。猶在運籌勝算。其欲運籌勝算。猶在得人。其欲得人。猶在求賢。是故得賢才。然後能運籌勝算。富强成立。國既立。而賢才無所處用。於是詩書禮樂。科取八股之法興焉。此乃盛平之世。古人立法以困才。使天下英雄。皆阻於詩書禮樂之鄉。致百藝不振至於此日。由此觀之。則詩書禮樂。科取八股之法。當行於富强成立之後。而不宜行於富强創始之初。今日之天下也。雖云無事。識者則謂居然東周一局。謀國者。其可法成立之後者。倒制於創始之初。識者竊爲不取。鄙見於變通求賢之道。不但宜行於今日。且須恒行於將來。或曰。科取之法。已歷數百餘歲於無異。且今之在廷諸公。莫不身歷其階。際此盛世。儒林日見萃茂。倘以一旦變通儲才。將見跂趨越涉。不無辜負士子十年寒窗。輕此重彼。其能免爭競之患哉。曰。善哉能慮而不能謀也。大丈夫通經達權。自當見機而作。且今日之變也。天實爲之。果能念重舉國。關切合舟。尤宜舍己從人。以固大局。庶幾不負上帝造化之仁。聖朝委任之重。兆民仰望之深。倘不能曲從移花接木之法。亦須倣

傚播種傳子之風。水流入海。泉出源頭。誰能分沾其益哉。僕願委身於國者。視重合國榮辱。早圖變通成法。或先機破格求賢。維持大局。一面溥採外國奇書。聘請太西名儒。翻譯華文。就於各值省會。或沿海口岸。試設中西學堂。卑資教習無論王公之子。或縉紳之後。倘能懷及國中黎庶者。未始不可使民共沾斯學之益。試觀變通成法。關繫於富强也。其效之速。有如邇來京抄。諸大憲。舉議變通端倪略形。鄰國莫不惶惶震恐。蓋慮吾國將有一飛冲天之勢。果能認眞舉行。則富强之效。可冀須臾以待。責成天下者。當不謂我言謬也。

論日報功用乙亥十月初八日見中外新報

夫以日報之益世也。乃西人之由創者。究其義之關切。無異古人所謂榜於國門者。雖曰。傳天下之奇聞。惟取其功用之大。堪資爲正世慈航。扶風寶筏。當此人趨詭譎。世習諂諛。有心以端風勵俗者。尤宜樹道德爲藩。遺機日報。以作金聲玉振。俾斯世也。有以藉爲中流砥柱。庶幾得以挽回既倒狂瀾。當夫春秋之世。天下無道。孔子教人禮義綱常。意者。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則取其獨能痛世立教於變亂之秋。當是之時。設三人同行之比。立後生可畏之論。是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孔子悲有過於既往。而思挽回於將來。以勉人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乃吾人不用聖人遺意。竟牢固成法。雖逢機之堪與繼絕舉廢。祇言非其人也。雖善

將爲罷置。且遇事之匡於古人之所未逮者。不但無見賢思齊。推廣其善。而反跂嫉其異。而輒覆其言。甚以利害加之。必使其見危思命。三緘其口。此蓋世道所以下之又下也。如前讀貴館新報。有埋名一作。起自以著作壽世。中有早知王武子之感嘆。終爲時局之所流及矣。否則王夷甫之陸沉。温太眞之淚灑。眞可謂之多事。並引灣國有勛臣某爵。賜上公符。分中閫中間。以沉雄之慮。抒遷遠之思。公餘之暇。自較丹鉛。著作甚富。近著一書。多論時事。其沉着痛快。有令處仲唾壺擊碎者。中有一章。係論異日普國必爲灣患。其憂深思遠。蓋嘗權衡於普灣之間。而揆今日之勢。決異日之情形。知彼知己之必不出乎此局之所料焉。此非書生之見也。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亦惟決之以理而已。況時局之端倪若露。强鄰之志必乘。上公當下筆時。亦非自負其言之必中也。然憂國深心。有不得不出於此者。此亦知我罪我其惟是書乎。嗣書成付梓。灣王覽之。謂其輕言。停其職二十一日。使之閉門思過。云云。實爲諷世而作。究以此說一形。將見剛忠隱匿。詭譎日肆。量時局與談天下者。幾乎從茲埋頭。嗚呼。豈日報爲猾稽諛世而設乎。夫以韓非知說難。未見其說。而遇害於秦。蒯通因危諫犯高祖。尤未見其誅於漢。死生有命。豈皆說所由致也。秦之密政爲治。反不能終於二世。漢之餘恩。延祚四百餘年。禍福無門。豈防閑之所能及乎。向者。英美數次爭競。幾於搆釁。嗣幸彼都人士。洞悉時勢。因合舟之關。

一時踴躍雲起。以利害情形。書於日報。交相勸責。庶幾解兵戎。爲玉帛。斯役也。未嘗聞彼廷責民輕言機洩。有辱自然香。毋曰。端倪不足以當離間用也。雖曰。當局者迷。傍觀者精。藉非政寬民賢。加以日報耳目之靈動。其能須臾解此莫大兵災乎。固有國者。政不宜密。而民當使賢。日報不可無。忠言尤不可失。誠如是。則剛忠之氣日彰。詭譎之風日歛。民知趨義。世道自然蒸蒸日上。加之講求天道。則富强之機。可期拭目以待。或曰。聖人敎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言。其次辟色。此豈與警世警言之作。無所違背乎。曰。善哉問也。其所以致世道詭譎者。皆此數語也。其所以創然者。因孔子適周問禮。臨行老子贈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毋以有己。爲人臣毋以有己。孔子術此爲敎。致後輩視命如天。至所有本來剛腸熱血從玆氷銷淨盡。胡不試讀見義不爲無勇也。且見利思義。見危受命。死守善道。毋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此豈不足以匡夫辟世辟地等說之不及者乎。何後學者執偏之甚也。若謂爲臣當辟世辟地。深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豈特某爵已也。其未果去者。蓋不忍去父母坟墓之邦。爲臣立言見棄而不去。爲君尤當量衡其說。反覆其言。始不負其才。否則同僚諸臣。宜起諫諍其君。以固其說之有當。何至著書被責。該國習俗亦可由此而想見矣。夫以太西政治。國柄大都君民合操。豈

爲上下爭權乎。蓋以一人之見有限。兆姓之智難聚。於是藉日報爲呼吸。不但知內情之較切。而察外事亦更詳。余竊謂欲强而蔽於法者。尤蛟龍之困於涸澤。何則。惡聞霹靂雷雨之作。且忠言逆耳利其行也。藥石苦口利其病也。太西列雄。資日報以佐治者。專嗜刺譏。以期激勵士氣。爲法之良。於古之榜於國門者。何以異也歟。

天命臆說 乙亥十一月念一日見萬國公報

世之口諄諄。以告誡天命者斯人也。心茫茫。而不事天道者亦斯人也。其所以外恭而內拒者。豈未聞書中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且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於此可知。天命之於天道也。胥相維繫。奈何人知天命去留之靡定。胡爲乎不事欽遵天道。以保永命。旣不務敬虔宗天。徒說天心。未必天降厥福。殆哉。其欲藉著作爲傳世。使非窮究天道。眞未可與臆斷天命之趨向也。余素喜雜覽。性之所鍾者。惟周書耳。蓋取其獨能欽尊上帝。不敢剛愎在我。固天尙厥誠。而錫其長祚於八百歲之久。往古來今。未有若此其盛。近讀王紫詮先生。新著普法戰紀一書。不禁掩卷太息。其爲人也何不遇哉。於是三復其書。知其因普法近戰。亦嘗有感於時事。故序中畧云。普法肇釁之始。不自其先。不自其後。而適在於去歲之秋。蓋天不欲法以私忿而毒天下。至是余乃深惜其縱論前半。未免過於侈涉。若謂天不欲法以私忿而毒天下。

究或可之。若謂不自其先。不自其後。斯誠言之過當矣。天心愛憎或畛或域。似非王君所可臆斷也。余竊謂普法近戰。早已有數存焉。非必關於不在其先。不在其後之說也。曾聞昔某國遣使趨英。敬詢其當日彈丸三島。僻處海外。究用何術。卒而富强乃爾。嗣英之君主示以天道之書。謂曰。敝國藉以成立。所恃者此書也。是書則爲耶穌教聖經。惟善用者。珍之如護國寶。不善用者。反拒之若虎狼秦。誠如是。則有國者。當自勉以敬天。勉民以奉道。庶幾天降厥福。若平日輕棄天道。一旦遭殃。不圖儆悟天譴。反曰。奈何其天也。胡爲使我至於此極也。無乃謬乎。豈天眞不欲人追木本水源。豈天眞無視聽以鑑人他趨跂惑。豈天眞無權靈。以施賞罰報應。

固余獨嘉西人之樂天畏天者。不祗於其國建堂造殿。禮拜祈禱。坐作言談。莫不敬謹守誠。其寅畏上帝也。居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畢竟天恩寵錫。賦以精榮。卑以權勢。使其抗制夷狄。駕馭異邦。以儆夫頑梗不義。剛愎自命之者。或謂。然則普宗耶穌。法尙天主。異教同宗。無非均奉天道也。何乃天使其互相攻擊乎。曰。斯役也。豈天未嘗以勝敗證其獨有專寵乎。載曰。矯誣上帝。用爽厥師。誠是言也。或又曰。英既以天道持重。何則。嗜洋藥以毒友邦。而天其容之乎。曰。善哉。聖經有云。其欲人施諸己者。亦必如是施諸人。況於光天化日之下。用不仁害世者。豈有不得不仁之報乎。惟事關天命。或者輕棄天道者。將爲上帝恆假洋藥爲棋。以罰夫剛愎

不悛者。亦非人之所能知也。吁以當日普屈於法也。今其伸之。美因黑奴之戰。蹶而復振。俄制黑海之盟。卒改從約。三事遙遙。毋曰。非天既助。善體天心者。尤宜引此以鑒。若謂徒以婦人之仁爲仁。反哺之義爲義。不事天道。不宗上帝。不畏天威。虛圖以自立於無間。深恐上帝未必之許也。其欲善體天心以立國者。鄙見其始在能虛心講求天道。冀獲天庥。其次鼎革吏治。以固結民心。加之變通自雄。於是天從人願。則庶乎可以居間享祚。余豈好辨哉。適有感而書。毋曰。斯言不足以質諸天下也。

淡水即事乙亥十一月廿六日見中外新報

觀臺北茶事崛興。竊信地靈人傑爲言之不謬也。蓋淡自產茶於

玆。已歷十載。考其出產之始。粗細祗僅數百十担。當日土人不諳炒製之法。始作俑之採裝者。幾一敗不旋。茶事至是幾於中廢。時適余羈旅北路。物色斯地堪植佳茗。乃苦心勸令村人。巧製雀舌龍牙等項。復以善價爲沽。利之所在。爭奇鬬巧者。踴躍栽植炒製。日盛月新。核計今春茶件已有十五萬箱之多。有心人。早度來歲可有二十萬之有奇。不久當有透洋茶舟到此採運。眼前淡水土產。算來惟茶一宗。堪爲首屈一指。且年勝月昌。尤在試製紅綠等類。果能見效。即深恐閩省茶利。將爲淡水所奪。所可恃者。茶葉嫩鮮。水色濃厚。氣味清香。洵爲天下無匹。中西商賈。趨淡採裝者。絡繹載道。可謂知子都之姣者也。省厦兩口之烏龍。爲淡葉衝消戕

害。幾乎一蹶塗地。厦門茶戶。畢竟大失所望。乃有先見者。已於今春携資東渡。易地經營。大都倍蓰其利。觀望不前者。至是始悔不早知今日。日來業茶人。接踵繼至者。或租行賃棧。或購地起館。莫不爭先恐後。預作來年之計。甚矣。因茶之旺。浮海無術。致累海龍久覇淡江。與科摩氏二舟。爭奪乘梓之利。吁以淡水茶務驟興。馬頭起色。藉非地靈人傑。未必有今日之盛矣。晨下。復聞靛青改途。將來運赴甯郡鎖售。輪舟洋舶勢必相率而至。邇者耶穌教盛行北路。土人信奉者。實繁有徒。甚至踴躍捐資。建堂禮拜。聞偏東二十里之新店庄。村人群歐教民。竟至講堂被焚一隅。眼前雖經地方官前赴彈壓。未知畢竟能否相安於無事。吁以耶穌教者。天道也。倘當道者。不能體天以護道。天亦未必縱其道以浮沉。惟能善體天心者。方知天道尤當獨重也。徒說仁義。不事上帝。其可謂克盡厥職乎。

圖治策 要 乙亥三月十六日見中外新報

天下至難者。莫難於圖治。民之福禍榮辱。國之廢興存亡。皆繫諸任天下之重者。是知謀國者。有治亂持危之職。書曰。才難不其然乎。又見秉鈞者。權足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孟子繼孔子。皆生於亂世。教述治道。實無出其右者。故歷代宗其學。以取仕治國。留心於政。可謂至矣。無如道學日衰。言行相違。一旦僥倖。輒視功名爲富貴。莫知其有勵精圖治。爲國衛民之責。仕途之險。交相傾軋。莫

知其有合舟休戚之關。固守成法。莫知其有經權變通之利。其僭妄驕矜。竟視今日之天下。當袖裡之乾坤。其殘忍苛刻。故縱蠹役。戕賊民生。庶孟子所謂率獸食人。以致內訌相繼。外侮頻仍。又不事奮修鼎革。情願安於暴棄。間或痛哭陳請。以圖變通自強。反遭詆譭辱罵。及至大局變故。乃諉諸天實爲之。嗚呼生靈之慘。君父之憂。是誰之過歟。即如臺灣一役。始則張羅備武。嗣幸酌款彌和。敵甫離境。無何苟安之態復萌。無復綢繆善後之顧慮矣。或謂吾國當在修文備武。以爲亡羊補牢。建船政搆戰艦。設製造鑄軍械。陸路訓練槍隊。沿海修築炮臺。尤在購鉄甲。製水雷。若夫電綫鉄路。亦在次第經營。豈非爲富强計乎。上海博物院創議。俊秀出洋肄業之舉。不亦爲培育人才計乎。遣使臨民於比魯。不亦爲保護赤子籌乎。曰。善則善矣。然雖種念宏圖。惟識者則謂倒置劫蘆。不無耗費國帑。而徒資他人之利哉。其欲富强天下也。始在體天以佈德。修政以睦民。變經以修文。達權以備武。民無異志。國杜內患。邦有賢仕。威伏外侮。四者尤爲樹國基。於不傾之地。其謂佈德者。宗天道也。修政者。除苛蠹也。變經者。用賢也。達權者。從際也。有先見者。則謂四者惟能暢行達權備武。眼前議論多端。謂欲自雄。在智者則謂表裡相違。究未得其法。夫欲利其器也。必先有善其事者。方能致其器之果利。吾國戰艦雖多。究竟有無果於熟識水師。平時精於駕駛渡洋。臨戰又能驅舟對壘。當其遇大敵。決勝敗。風

浪之險。倉惶之際。又不能定子午爲南北。認彼舟爲我敵。而操舟自如。衝鋒無怯者乎。砲臺鞏固。大砲堅利。究竟有無智果兼優。精於施彈命中。矢志待命疆場者乎。雖曰。水陸軍械。有砲鉅而且利。惟尙無其人。能力致其彈之必至者。況乎其中也。胡爲乎。不吝傾國之資。購諸無能準繩其彈之必中者。又不之操演。以備臨用之一日。不亦虛設以悞事乎。豈其砲果具有神通以護國哉。或悞以鉄甲之力。能克敵自如。無所阻礙。竊謂是誠小所見者。試觀美國南北搆兵。曾聞南便新銳鉄。甲初次出洋禦敵。竟爲智者操木舟環攻而下之。是知器在善用。不在精利。藉非運籌之賢。其能操木舟以克鉄甲哉。勿駭天下事類此者幾稀矣。博物院之設。俊秀出洋肄業之舉。二者實爲國家深幸。但不知若輩造就回唐。能否爲吾都人仕。視同一氣。無所嫉忌區別耶。竊以日前電綫開創於閩。乃沿屬郡縣。慮民折毀。飾詞稟請大憲。派員辨理以專責成。仕途崎嶇。由此亦可概見。至遣使臨民於比魯。赫赫恩施。澤及海外赤子。聞者莫不極口稱頌。惟國內蒼生。魚肉於苛政者。得毋憾其舍近圖遠。君政之國。又不寓實額精兵。以資戍守。不亦危乎。奉行故事。虛張聲勢。豈足爲强者道哉。況今日之天下也。宛然春秋一局。且亡羊者屢。卒未見夫補牢者。具有實效。任天下之重者。其可苟安以圖治乎。或謂然則長髮之平。回稔之滅。藉非當軸諸公。運籌得法。焉能立此非常之功。曰此又不思之極也。夫長髮回稔者。無

乃强寇亂氓也。內無及時軍火資濟。外無拯援雄兵接應。且日事篡弑撕殺。何難乘間滅此朝食。今也天下疏通。太西諸國。日以爭雄鬬智。仕馬如雲。軍容若火。蠶食吞噬。已非一朝一夕。鄰國之傷其弓。效其法。欲自雄如日本者。亦足謂後生之可畏者。吾國武備雖勝昔日。惟眼前兵力。無論水陸。究未足以捍禦强鄰。或曰。太西列邦交涉之件。繫諸公法。吾國雖然兵力單薄。器械鈍劣。設或有事。亦可盟請友邦。出爲調劑彌和。自可恒期保守疆宇。除無蓄志縱橫天下。其將奈我何哉。善哉是言也。獨不知公法之爲法也。又曰天法。性法。理法。其始創自太西之老於刑名者。列侯方伯。咸善其舉。於是行諸宗天服化之國。凡野番遊牧。與夫國之受化未全者。皆未能與沾其利。是公法未可據爲一定之論。若吾國與外邦交際。則僅立約以通商。至公法之利。則未能與沾也。固執者。每引當代之英雄。不足爲當時武侯之比。且恒冀其將有神通廣大。法力無疆者。臨世佐治。是誠迂見也。彼一時此一時。武侯雖賢。不過爲懷才不遇者。寫成一個第一軍師。木牛流馬之造。令無遺種。亦未可以書而盡信。至詭計誘敵。是今日戰法之所難行者。太西奇制萃出。如用電氣傳軍情。瞬息而萬里。輕氣球。窺敵營。頃刻而雲霄。火輪車。運糧糈。立發而立至。外此如輪船。鉄甲。水雷。天礮。等類。之精。有勝木牛流馬。不啻天淵之隔。且武侯自恨未能重興漢室。以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余竊謂武侯之賢。猶不若仲達之智。因

其能服巾幗而老其遠師。若普法近戰。操其權者。運籌神算。足令當日之武侯。佩服泉下。至所謂移山倒海。散豆成兵。無乃兒女之談。胡足爲經濟者道。責成天下者。其可痴迷固執。而不思亡羊補牢之爲急乎。夫太西成立富强之始也。不過近今數百十年。驟然而崛興。考其富强之由。乃宗天道。行仁政。禮賢以取仕。尚新以備武。興學校。革陋俗。天文地理。化學氣機。電綫日報。與夫航海貿易。開礦取利。凡利國益民。靡不勉勵經營。夫豈眞有符呪幻術。能護國衛民乎。吾國亟宜購採外國羣書。聘請西士。翻譯華文。似冀增廣學校。其次設日報於各値省郡邑。任民共獻芻蕘。俾得廣覽天下抒見。衆好之必行焉。衆惡之必革焉。此中自有無限富强之道。任憑采擇。其欲奮發自雄。勵精圖治者。舍此則別無良法。能並行斯二者。則英才日見。天下莫不引領佩服。望風生畏。是邦有賢仕。威服外侮之謂也。反此。雖鉄甲如雲。銳砲堆山。亦將難以威服天下。或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未符於增廣學校。與創日報之舉。竊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無乃繩己利人。坐以待斃乎。仕方未任天下之重。不亦民乎。豈民可使由。仕亦可使由乎。始皇欲致天下於朝四暮三。惑於斯言。竟至焚書坑儒。築長城。造阿房。錦秀江山。反不能二世終守。其欲奮發宏圖於今日者。尤當大反秦政。藉衆志以成城。王天下與治亂持危者。其可守秦政。而輕視於增廣西學。與日報之創設哉。

時勢遊說 乙亥九月初四日見萬國公報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非惟無恒產無恒心者爲然。其欲自求多福。雖文人學仕。不免爲世上尊榮所惑。乃至怨天尤人。放辟邪侈。毋不爲己。若夫仁人君子。守道而終。如華士之儔者。似謂不愧造化之仁矣。至於藉遊說爲官階。如蘇秦張儀之輩者。亦自未尚有害於義。悲夫今之恃才藝。倚權勢。縱橫遊說者。但願天下不可一日無事。具三寸之利舌。呼雲喚雨。皷浪翻波。務致與國失和。俾得乘間取利。居心狠殘。眞不可與蘇張之輩。同年而論矣。竊謂上帝原有好生之德。吾人尤宜惻隱爲懷。以體天之明命。乃莽夫之於天下也。但圖一己之私。竟至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不亦蝮類之近者乎。獨不思。戰爭之爲災也。一朝釁起。則兵連禍結。始而勞民傷財。繼而破家亡國。一場苦戰。尸橫郊野。孤城未下。血滿溝濠。喧闐閭閻。轉眼墟坵。繁華世界。瞬瞑礫場。生靈之慘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號哭載道。凄凉滿眼。固子貢。雖因義受命。遊說吳越。人尚議其失德。胡爲乎今之遊說者。每因一己之私。而種禍鄰國。縱能顯達於世。富有天下。亦何能問必對天。況旦夕禍福。不測風雲。須臾呼吸。不能自限。又何必專嗜孤魂殘血。以爲福海壽田。行殘求榮。能不貽羞天下後世。爲此言者。豈無所感而云然哉。吾邦雖未得天道之學。惟善惡之報。然尚時懷於心。蓋昔者。春秋之世。吳越爭衡。越欲先吳未發。乃范蠡諫曰。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

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勾踐不聽。卒爲吳挫。夫以范蠡之言。誰敢謂未符天道乎。今也聖教盛行。天道遍及五洲。究經書之義。知寰宇雖廣。將爲按部立國。無能專爲統制。由此可證。國之廢興有所主焉。毋容計謀吞併。回憶去此凡百十年。太西雄國。曾試爲覇業於歐洲。卒爲列國所敗。畢竟自己土地。幾爲他國瓜分。一洲之地。然尚難併。況地球之廣。五洲之大。統其易圖乎。或謂今日之天下也。俄懷不良。普存叵測。不久將爲天下之害。惟識者則謂斯二者。勢雖張。然未必冒昧天良。胡亂及此。蓋彼爲崇天服化者。自必深明大義。除非利權所關。抑國之故爲暴棄。以誨之者。外此當能誠免上帝所禁一切。況天下英雄濟濟。詎能拱手北面。獨任俄普狼狽相依。縱橫吞噬。且俄之爲俄。猶普之爲普。雖無兩雄不並之勢。將有鹿死誰手之分。矧俄普之間。尚有許多雄國。誰肯坐視其大乎。此所謂牽制者。夫以化功造人。賦之靈性。意者使人治理物類。享用畢生。豈欲人鬬殺欺凌。謀相吞併。違逆其天理。竊謂國之順天命。純制度者。莫善於合衆部之美國。因其樹天道爲藩。聯衆志爲城。內無雄兵之蓄。威足以自衛。外有餘舟航海。勢堪正己及人。巍巍自立。天下莫敢之攖。嗚呼。立國豈在專持兵革堅利。方爲富强也哉。或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以牧。若美國近制。聯民而主。於他邦則猝難倣行。曰。此又不思之極也。余爰此不過欲發明天命之趨向。

俾有國者。頓息戰爭蠶食之念。庶幾遊說離間。無隙可尋。豈欲宇內萬國。悉改其制。夫國之立也。在於政治之否善。與天道之否合。豈在於制度之懸殊哉。且自上古以來。普天之下。有其國者。則權政莫不惟君是操。嗣而君民合操者有之。今也國號民主。權由民操者。非僅美法兩國已也。天命趨向。今昔懸殊。於此亦可由漸而畢見矣。詩云。天難諶斯則此之謂也。所願爲政者。廣開眼界。講求天命之趨向。洞悉今昔之懸殊。果能推行天道。挽回天心。破格用賢。焉患乎天下之强秦哉。

變通首務教化 丙子七月初八日見萬國公報

變者物之極也。通者達之至也。變通之道。爲經權旋轉。圖治當務之首要。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尙而倍蓰。而什佰。而千萬。猶人事之變換。今昔之懸殊也。昔者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今也出則輿馬。入則臺閣。昔者裸裎袒裼。今也衣錦絅衣。裳錦絅裳。昔者人死委壑。今也棺殮殯葬。藉非由漸遞改。其能變夷用夏之倏然乎。大學云。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理未窮。故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乎其極。由斯觀之。雖聖人未嘗不勉人變通經權。以盡物我。悲夫。今之喁喁以求必榮而無辱。藉以揚眉吐氣者。乃悻悻然株守不變。斯誠面墻欲速。掩耳求聞。甚矣。見人之變。不圖是則是效。反譏之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間有一二稍知

當變。而獨慮乎有初鮮終。且恐變中有變。此誠寡謀而多慮者。更有一種僅知衣帛食肉。區守宋襄仁義。每見世之苦心建議天下大局。不第不圖共襄其美。反以離間充塞其事。詎非十人成之不足。而一人敗之有餘者乎。雖或迫於勢。不得已。而卒變。其變也。不但倒置葫蘆。顚倒刺謬。且求尺止寸。不敢必驟。此豈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乎。先哲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訟。又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天下事。有志者成之。要在能苦心提撕。立法引導。俾勞而寓逸。勤而寓樂。而人自然樂得而追隨。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欣樂之。有囿方七十里。民猶以謂小。此無他與民同樂。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爲阱於國。而民安得不謂大乎。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今日之變也。果能革邪尚正。修政睦民。增學校。興藝術。爲榮爲利。而民之欣樂者。惟恐不果於行。何患之有哉。夫革邪尚正者。勸民棄傍門。祛左道。廢曲學。除異端。專誠欽宗天道。以爲修齊治平主腦。天尚厥誠。自可永言配命。修政睦民者。除苛蠹之弊。杜酷吏之刑。無猛虎毒蛇之患。民則効死弗去。兵則待命疆埸。增學校者。延西士。譯西國奇書。先於各值省沿海郡邑設中西學堂。以資敎育士庶。並任民間設日報以獻芻蕘。藉察興利除弊之要害。痛癢相關。呼吸靈動。風氣大開。智識日廣。十數年間。賢才畢萃。又何患乎强秦之迫處哉。加之興藝術。廣製造。治礦務。因是需於己者。不甚費。售於人。則有利。所謂來

百工則財恆足。四者惟宗天道。尤最關重。蓋天道不第爲修齊治平之主腦。且廢興存亡。莫不皆爲之繫。論者以爲所議甚善。惟天道一說。究恐吾儒猝難與兼。蓋天道不經。爲太史公所不信者。獨余則謂。其欲奮發有爲於人世。舍天道則無以爲功。況欲致富臻强。而不周旋乎天命得乎。孔子曰。君子三畏。聖言。王法。君子然尙畏之。豈皇皇帝天。赫赫大道。不足以畏哉。太史公生非今日。未能物色天道之爲道。因顏回盜跖二事。有感而發。致後世卒惑斯言。此所以儒者譏譏道德仁義。欲人斯道以崇。學者初莫不願聞盛教。祗有是道之善。奈無果善之門。使其依歸。致索隱行怪之徒。得間以入。旣不知其生也奚自。其死也奚歸。且以顏回爲前車。盜跖爲後軼。而人自然藐天道爲虛無。因是而詭譎居心。諂諛循世。樹黨羽以相殘。乘威權以搏噬。持猛力以篡弑。負險隅以刼掠。放辟邪侈。盜名欺世。但求生前威福。罔知逝後鞫罰。此皆輕天道之不經。藐報應之謊誕。所由致也。或謂。讀孔孟經書者。皆祖堯舜之道。術夷齊之行。以仁聖表率天下。自然不負聖人立教初心。彼將曰。吾觀世道陝隘。雖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但世風至是。似毋須復有賢聖之出。人非堯舜。雖聖不足以彰於天下。非孤竹君二子。雖仁未必皆入史遷之賞。彼聖與仁。或厄窮一世。或餓死首陽。藉得名垂竹簡。今吾孑然一身。欲守孔孟之道。厄窮不仕。效夷齊之行。斷食而終。奈居於陋巷。處於窮谷。雖聖雖仁。孰肯

致史氏必爲吾傳哉。陳仲子稱爲廉士。人尙貶其謂所居之室。未必伯夷所築。所食之粟。疑爲盜跖所樹。公孫丑受業孟軻。但知管晏爲齊國之賢。不知其師爲天下之聖。天地如斯之久。世代若是其深。此間豈無仁超夷齊。聖越堯舜。而爲史氏遺漏其名者。不知凡幾矣。哀哉。誰憐其虛度一世。貧窮苦死。況欲致天下人皆祖堯舜之道。術夷齊之行。安命守分。視死如歸。不亦難乎。此所謂有是道之善。惜無果善之門。使其依歸。無怪世途行險。以盜利達富貴。是亦不信天道之爲害也。所以人道敎人智。較不若天道兼能化人善。太西列邦。駸駸乎富强。莫不以天道爲崇旨。是知昊天罔極。上帝公義。耶穌慈悲。天堂地獄賞罰不爽。自然欽遵寅畏。正直誠

慤。當此人不尙信。世不厭狡。其欲振興有爲。非先修敎化。則無以乞靈。其欲先修敎化。非並講天道。則無以取效。或謂。君子之道。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詎不足謂化乎。曰。哀哉此則詭譎之造端也。化影不能化形。化愚不能化智。化柔不能化勁。柔者能畏不怒之鉞。而爲不賞之勸。惟勁者則有所不能。果欲勉其必畏必勸。其勸也伎倆。其畏也虛應。蓋虛張聲勢而來。奉行故事而去。否則誰肯畏不怒之鉞。而爲不賞之勸。彼被錦衣堂上者。思欲以羊易牛。在愚者則謂其愛仁。在智者則疑其好貨。人非禽獸。誰能使其不見機而動。況欲以無所歸依之人道。强使其必竭力。用命於國家得乎。此所以欲富强。而不從事富强之政敎。勢不能也。

蘇夷士河 丙子拾月廿九日見中外新報

化功造物。原爲利濟民生。被其澤者。要在知所昭事敬畏。以盡報本反始之義。則庶乎可以恒享其寵錫。此所謂。因天之道。用地之利。既無傷厥誠命。又無害於義理。則凡有益於人世。無害於天道者。雖關河修阻。道路崎嶇。盡可任憑穿鑿開挖。於風水災祥。其奈達人也何哉。昔太西航海東來者。莫不取道大西洋。環遶阿非利加洲。經大浪山。轉入印度洋等海。跋涉數萬里。然後得覩東土。海際茫渺。風浪滔天。雖舟子善馭。輪帆兼施。亦須奔馳歲月。方期往復一渡。此中垂危險阻。殆非筆墨所能形容其況。大哉人乎。困極而機生。畢竟法人於埃及鑿地數百里。開成長江一道。名爲蘇夷士河。北達地中海。南通印度洋。自是歐之船舶東來者。莫不取道於此。長驅而進。險阻較之遶逕重洋者。不及三分之一。斯役也。工興數年。費糜千萬。有志者成之。一旦告竣。歐洲仕商。與凡作客滄海。遠馭重瀛者。莫不額手慶頌。爲費雖鉅。然按舟納欵。創者享其餘利。行者沾其平穩。至權利與國妨碍。豈堪與俗人言哉。天作之合。孰謂法留心此道別無所謀乎。嗚呼王侯第宅新主。文武衣冠易時。孰謂昔之爲蘇夷士者。正爲英國而創業也。塞翁失馬。安知今之蘇夷士。不有他年之新主。方今英法謀鑿地道。雖欲變海爲陸。以利商旅。在智者未必許其無關於歐洲之局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千日造船。一日渡江。英之留心於時局者。亦可概見其一

班矣。我雖不爲不因天之道。用地之利者弔。而亦不爲用地之利。而不因天之道者慶。善體天心者。良有以鑑歟。毋曰人力可以奪天功耶也。

觀感誌要丙子十一月十四日見中外新報

嗜覽者。以謂開卷有益。然書山墨海。謂皆益乎。抑未必無損耶。要在讀有執中。愼擇取捨。然後不爲外物所動。漢儒謂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乃定禮明章。刪詩約史。修春秋。讚易道。述職方。黜八索。除九丘。亦猶取其所益。而捨其所損爾。盡信書不如無書。載籍有謂孟子卒。孔子往弔。知者。以謂爲其錯也。不知者。以謂爲其惑也。而況於他哉。按列國一書。說者皆謂有類稗官。余嘗覽之。此中雖未必皆爲實益。然亦不可視皆虛損。若夫投洽時機者。讀之亦足令人感慨。特采數則選入日報。稍誌當日作評是書者之抱負。略爲將來任天下者之遵鑑。閱者勿以謂演舊劇。無足以補時局也可。是書首叙讀法。有曰列國誌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賢君心。遂得位致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范睢之類。其胸中抱負經濟。皆爲最上一流。試觀其知遇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亦皆井井條條。次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誠非一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藉非機緣湊巧。亦只困窮草澤。沉埋一

生。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之令人浩嘆。又曰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則有管仲。晉文則有狐趙。魏文則有田段。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諸人。夫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才。一時便有許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何患無材哉。有國家操用人之權者。輒謂人材不足。吾不信也。又曰。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人共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賢能君子出力。奈急切無從物色。致有乏才之歎。豈不可笑云云。以上文雖簡約。而義固金石。他如演義本中。誌楚莊絕纓會後。一日與虞丘論政。至於夜分方始回宮。夫人樊姬問曰。朝中今日何事而晏罷如此。莊王曰。寡人與虞丘論政。殊不覺其晏也。樊姬曰。虞丘何如人也。莊王曰。楚之賢者。樊姬曰。以妾觀之。虞丘未必賢矣。莊王曰。子何以知其非賢。樊姬曰。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妾備位中宮。凡有色美者。未嘗不進於王前。今虞丘與王論政。動至夜分。然未聞進一賢者。夫一人之智有限。楚國之士無窮。虞丘欲役一人之智。以掩無窮之士。又胡得謂賢乎。莊王善其言。明早以樊姬之言。述於虞丘。虞丘曰。臣智不及此。當卽圖之。於是遍訪羣臣。乃鬬生言蔿賈之子蔿敖之賢。爲避難夢澤。此人將相才也。虞丘言於莊王。莊王曰。伯嬴智仕。其子必不凡。微子言。吾幾亡之。卽命虞丘駕車往聘。夫蔿敖字孫叔。隱耕自給。虞丘奉使往聘。旣至。莊王

一見與語竟日。大悅拜之爲令尹。孫叔敖辭曰。臣起田野。驟執大政。何以服人。請從諸大夫之後。莊王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夫以莊王優待爲敖也。使車以聘。見面而拜爲令尹。蓋取其以重所任。猶當日文王聘呂尙於渭水。劉備顧諸葛於南陽。而聖而賢而傑。又殷殷於求士也。亦可概見其虛心矣。誠以婦人一言。而致爲敖見用。藉非楚莊善於納諫。虞丘敏於周旋。鬬生長於識見。則有其才。亦將難以自進。方今凡宇疏通。宛然春秋一局。吾廷多仕。奏請破格用人。似乎略有古人遺風。雖未懷及草野之士。然其賢較諸虞丘。已判若霄壤矣。文王地方百里。楚踞五霸之一。蜀處鼎足之勢。彼其彈丸之地者。何難一朝而盡索國中之士。吾國縱橫南北。

一望西東。此中豈無當日之武侯。斯時之呂尙。賢者相時而動。見機而隱。其所以遲遲而出者。祇爲所用非所養。所育非所用。毋曰。待價而沽也。雖曰。才難不其然乎。而亦不可皆謂出於草澤之中。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子期一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使非朝廷有賢多仕。又孰知其當破格用人哉。其所以遲遲。未及於閭巷之士者。或因成法之制。且孤掌難鳴。總之。古今譏譽。不加庸愚。要皆及於任天下之重者。成法雖固。難逃逸史之評。其欲有爲天下。流芳後世。猶當不可捫定後人筆揮。庶無此褒彼貶。今是來非之憾。蓋逸史之可畏者。不第足以倒是非。翻褒貶。且於古人之肺腑。今人之胸懷。莫不將爲洞破而條指之。是將別有一等眼

界。智者捨近圖遠。日廷驟變西法。不顧眼前詆詛。將冀他年歌頌。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非但爲國計民生。且欲有合逸史之清議也。鵬飛萬里。志在霄漢。當其依雛傍母。何嘗無禿羽鳩形。向者太西多仕。每因變通更政。激民唾罵。甚遭毀第攻宅。視等狗彘不食其餘之者。然一旦觸悟愧悔。愛戴之忱。幾欲結草啣環以報。前拒後恭。大抵皆爲小民習性。責成榮辱者。在能先事勸導。庶無臨事作難之患。若平日居氣養體。守口如瓶。及倉卒變作。始欲曉諭彈壓。不亦遲乎。過猶不及。則使通而不達。上下壅隔。其能致富成强者。未之有也。余雖耶穌教中人。然而無日不望吾邦奮發有爲。使同中國者。均沾驥尾之榮。近讀貴館多作。似覺有意爲國荐賢。祗論中未見聲叙其人。徒使求珠者。不得其處。而藏玉者。難獲其售。果爾確有其材。足以解怒浪於平流。息驚飄於靜樹。上利君國。下益民生。何妨首擇一二。令聞最著者。錄於報中。萬一眞有其材。而不獲於用。亦可稍彰其名。於中外後世。從此閭巷之士。得藉新報別開生面幸何如哉。

時事轉機 丙子十二月初七日見中外新報

有先見之人。然後能爲未見之事。無爲未見之事。焉知爲先見之人。大抵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只患有不可爲之人。有不可爲之人。卒成無可爲之事者天也。無不可爲之人。卒不成無不可爲之事者亦天也。雖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而亦不可不先盡天命。此所以武王不期而八百鎮諸侯。會於孟津。卒不果興師伐紂。觀此可知徒恃人智者。不足以有爲人世也。惟能若古之有天下者。有過必誡。無師不誓。則庶乎略近於道矣。此余所以不羨西人之富强。而獨嘉其能固樹天道爲藩。若夫今之爲天下者。矯誣自用。反道敗德。無事而苟安。臨權而不變。迨乎時事維艱。天災頻仍。方始竭思修省。冀迓天和。至天道當路。而又輒受加害。是非不務探討。嗚呼。其能有所補救乎。萬一窮極盡處。惟有徒喚奈何其天也。不亦謬乎。禍福無門。惟人是招。道不遠人。人自遠道。夫豈天誘人作不善。然後施以不恕哉。今者耶穌教之天道。遍行大地。福音之聲。雷貫溥海。而人情願牢固異端。抗逆眞理。尙冀上天降宥。轉禍爲祥。有是理乎。即如眼前土耳基國。亂事如毛。權政傍落。岌岌然。殆難自存。推原其故。皆因土處歐之東南。專尙回教。國中屬部。多從希臘。天主。耶穌。道旣殊。而俗亦異。政令回人是操。致屬民不服。動輒干戈尋仇。前者俄方嫉其地扼黑海之衝。譏其政偏俗劣爲辭。意欲遂使遷入亞西亞洲。英以俄爲借端藉口。意存蠶食。遂同法國率舟助土。大敗俄師於卜魯士城。於是黑海之盟始定。未幾普法之戰。英勢稍孤。俄乘間卒解從約。雖蠶食之勢未形。然歐洲諸國。莫不因土而震動。凡毗鄰其地者。皆亟思設法保衞。以固歐西太平大局。奈土將恃不期樹之屏藩。猖獗繁華。政治不修。上下相夷。民悴於政。日就叛亂。國

困王逐。新君頻更。無如舊政不革。屬民不服。干戈相繼。歲無寧日。凡官軍所到。淫掠殘殺。歐本服化之國。目擊心傷。屢勸不改。此次俄德墺三國。大舉義兵。臨札其境。勢必强令土廷。聽各屬部。劃地自立。毋任不仁之師。肆橫毒害。以傷天道。否恐同聲相應。勢必滅此朝食。眼前雖英國大拔舟師。臨鎭其境。萬一事變。我恐遠水難救近火。一線難引千鈞。英雖未必助秦爲惡。而亦難忍坐視三國瓜分其地。爲英謀者。至是能無大失舉措乎。吁以前之衞土。而拒俄者。但知權勢利害。不顧天道之親。今之和俄而抑土者。但知天道之親。不顧權勢利害。世途顚倒。風雲變態。夫豈無所使然哉。善體天心者。當有以鑑歟。毋曰賢智足以有爲於人世也。姑錄之以觀其變可也。

富强當務 丙子十二月十七日刊中外新報

公報第四百十六卷。選倫敦新報。互較中日變通一則。內叙西字新報。中有人論日本改除舊章。悉用新法。頗有一往無前之志。而中國。則株守如常。不思振作。此日本勝於中國處也。倫敦新報。與之辨曰。日本小國也。改絃易轍。猶反手耳。中國幅幀之廣。人民之衆。加於日本十倍。一朝以新法教之。而欲其舉國皆然。豈旦暮間事哉。況中國近來。倣西人之事。不一而足。合而觀之。幾與日本全國等也。云云。讀者以謂吾國宏圖大展。不久將駕東瀛。乃余曰。未也。天下事非離間一言所能動哉。兵在精不在多。將在智不在勇。

精智既均。然後較之以多寡。變通一道。在於次第有序。要非關於端緒紛紜。倫敦日報。稱羨吾邦。近倣西人之事。不一而足。未免過於粉飾。吾雖不能抑自己。以揚他人。而亦不願聞此不虞之譽。竊謂富强之道。要在天道當修。人才宜培。耳目應長。呼吸須通。其他軍火舟艦。皆爲當行之末技。日本徬徨奮修。莫不首務其要。傾廟毀佛。夫豈無因。人才之培育也。幾無邑無西學之設。耳目之長也。幾無郡無日報之行。呼吸之靈也。電綫鉄路間亦行之。因是而西人忌之。非謂其有幾艘舟艦。數萬雄兵。足以動人起敬。蓋深佩其不久將有無限雄才。出爲問世。但使一朝得志。機有可乘。誰敢保其無一飛冲天之一日乎。人而不事天道以膺眷。不增西學以育才。不行日報以長耳目。不作電綫鉄路以爲呼吸。勉强變通。求尺止寸。徒倚他國末技爲上藝。希賴敵人餘智爲腹心。視等國人如陌路。其能持盈保太者。亦幾稀矣。試觀。前此土耳基雄踞歐亞之間。兵强砲利。只爭天道不修。政令惟囘是擅。致屬民不服。內訌頻起。干戈相尋。雖先後藉英善扶。所向皆捷。而人尚在算其土地。其故在於固執不變。冷殺無辜。激成公憤。致鄰國大舉義兵。臨境挾制。嗟乎土之自戡已亂也。義屬分事。於鄰國何預之有。此次義兵臨境。國權傍落。殆難自存。豈非因政教不修而然乎。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日本步武西法。兼事政教。可謂大得聖人之奧。毋曰吾之嗎嗎以言天也。

怪哉天下耳目既相似。而所見則又何獨不相同。鴉片流毒於世也。觀夫用心立言。推誠勸誡者。則知其爲害之輕重矣。此蓋耳目有相似者。至從何革除立論說法。則猶獨不相同。余竊謂天下無不可興之利。無不可除之害。惟在操有其權者。樂擇其去留之緩急。在他人以謂斯害根深蒂固。欲使其一旦鋤而去之。不亦難乎。在鄙見。則欲除可期月。不除必永代。所易者。吾國政令操自君上。但使一朝令下。則此間之嗜此者。自必驚魂落魄。氷銷瓦解。何須挨戶限期。曠延歲月。況此舉爲興利除害。振國甦民而作。與同榮辱者。一聞斯禁。莫不額首慶頌。何患乎激民生變。且也烟癖雖戕。究不若蝗蟲水旱。兵火諸災之烈。嘗聞昔者吾友久牢斯癖。祇爲父兄所棄。一旦愧悔。竟至毀棋拋器。雖然病作。亦祇數日疲困。無何平復如常。況際此解烟良方。傳遍各省。又何慮乎。驟禁激民生變。大抵人犯斯疾。勢必脫形露骨。羸弱憔瘁。姑使其果謀不軌。未必就能操戈制挺。以撻湘楚利兵。至若種之者。天下三百六十藝。無件不生財。罌粟雖除。桑棉猶靠。其於農務奚傷之有哉。此余所以謂易者。然易則易矣。易中亦有所難者。蓋利害顚倒。一時自然急難轉輾。況鴉片之來也。利害相隨。所害者。害在於民。所利者。利入於國。軍興以來。需項孔亟。不免稍藉鴉片釐稅。以補經費支絀。且西鄙回孽未平。臺灣撫墾吃緊。海疆防務整頓紛如。年非數千

萬不資。胡能倉卒舍數百萬釐稅進欵。而視鴉片爲無關。眼前在吾國藉鴉片釐稅爲命。在英人賴鴉片入欵爲天。嗚呼。國旣無法舍不義之利。以救民害。而民猶情願蟲飛入火。自損其身。此余所謂難者。惟是難中亦有易者。人智雖巧。究不若天機之妙。試觀黑人魚肉於歐西列邦。畢竟列邦因黑人而遭折者。幾難枚舉。且黑人受戕。不過禍貽阿非利加沿海數部野番。而利則擅於美洲全境之紳富。然而人尙見義廢利。以體上帝好生之德。若夫今日之鴉片。禍及半天下。而利則獨歸於英國。我知滔滔者。未必袖手旁觀。視秦爲惡。是故欲除鴉片之害。要有其法。激使歐美列邦。出爲勸阻。則萬無不除之理。惟是時也勢也。鴉片爲害將除。識者早見其有三兆矣。如美國南北搆兵。肇自黑奴。而終於亞拉巴麻。即已露其端倪矣。普法之役。卒解黑海從約。即略窺其半璧矣。若夫今者俄土近戰。即以概形全豹矣。急流湧退。英東立會勸禁。可謂知機矣。毋曰。狡兎之有三窟耶。西友曰。子謂鴉片害於貴國。然則酒於吾邦又何獨不然乎。曰。此無他飾詞抵塞耳。夫物之於天下也。有利必有害。而況鴉片與酒哉。惟在取之有道。用之有法。否。豈天生物以禍人乎。若不自愛。情願引頸投環。推刃致腹。其爲害也。又何止於斯二者。且害有輕重之分。若以酒與鴉片比較。則有不啻雲泥之隔矣。玆試以酒而論。其爲害也。不過一夫之顚仆。一命之傾墜。至若鴉片爲害。始則及其身。繼則及其家。再則及其國。終則

沿累天下後世。且酒雖爲害。而害中還有無限好處。世之因酒而諫犯尊長者。雖殺身於義。然較諸因鴉片而一貧至盜。死有餘辜者。其輕重豁然霄壤之遠矣。故吾寧一門皆酒漢。不願國內一烟傑。或曰。子既知軍興以來。各路經費。莫不惟鴉片釐稅支持。今雖地方肅清。然西征臺墾。需項孔亟。加之上洋開制造。閩省設船政。善後一切。應籌宜備諸浩費。年非千萬不資。但使一旦鴉片禁絕。於經費難免支絀之憂。子其能有法以補救乎。余竊謂立國所持者。在富强。富强尤關者。在人事。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而天下治。方今國內肅清。餘勇宜撤。勇撤則費輕。西征之役。大抵爲近邊頑民無知。果能乘善後以德政撫綏之。將免再有意外之變。臺灣墾務。要在用得其法。無難克收厥效。至若制造船政二者。雖爲萬不可廢之舉。要能官商並行。無事而鑄器造舟。以資益商利民。有事而搆艦備武。以資守疆衛國。兵爲剿捕之用。防爲禦侮之計。但使內有善教。以導民尚義。外有雄才。以動人惕服。其若是。然而不富强者。未之有也。蓋義能通財。而智可懾敵。加之興礦務。以取利。造鐵路。以截流。又何患乎經費之不資哉。此所謂天道之不可拒。而西學猶當急設。鴉片之禁。猶必獨驟。或曰。此無乃紙上談兵也。願聞將以何法。激使歐美列邦。出爲勸阻。曰。夫自通商以來。太西各國。莫不遣使來華。兼行傳道設教爲事。道爲天下大公。義在勸人行善。今者天道滯行斯土。半爲鴉片阻害。諺云。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今日之列邦。致身局外者。只圖靜觀夫積惡者。應滅身之報。而忘却見善不爲。即蹈縱惡之咎。苟能處以至誠。曉以大義。俾各該國之使臣。申請各該外部廷臣。轉咨英廷。勸令印度。早杜此項生理。吾知英爲服化之國。斷無不俯從公議。設法永杜斯害。人生天地間。要知木本水源。忠君愛國。待人如己。余忝生華厦。不學無文。適逢仁人義舉。於羊城創設勸除鴉片公會。故書此略陳鴉片去留大勢。聊志宗天道者。未嘗不爲父母坟基計也。惟願都人士。恕不我罪。即榮幸極矣。夫復何希之有哉。

循環略說

王侯第宅新主。文武衣冠易時。是皆古人感盛衰之遞變。嘆今昔之懸殊。雖曰治亂興衰。轍若循環。而亦勿謂。人事之無足以補天功也。要能處之於未然。而奪之於既忽。否。豈天眞欲使人於朝秦暮楚。而反主爲賓。以今日之形勢而論。即如俄土近戰一役。亦足爲天下後世遒鑑。雖曰。小固不足以敵大。弱固不足以敵强。以土處俄之西南。地輿戶口。富庶兵力。較俄不及十一。謂內有戰志。而外無援師。無怪一朝釁起。勢成累卵。此不亦孺子之見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布衣而得天下者。豈特漢高一人。按眼前歐洲一局而論。更有弱小而甚於土者。幅幀不過千百里。額兵不過數千人。其能附插群雄。安堵無怯者。何止荷蘭。比利時。希臘三國已也。若夫英國者。彈丸三島。孤懸海外。漢時猶爲遊牧之部。其輪併

於歐之列雄。幾若掌上傳璽。迨至明代。方始逐仇自立。奮發稱雄。乃百十年來。跨洲拓土。抗衡宇內。時至今日。坐鎮歐之北海。推盟主於五洲。執牛耳於歐土。雖千年古國。富强素著者。亦莫敢之櫻。俄土之役。雖成累卵。賴彼一隊舟師。卒解倒懸。雖割地納欵。然能解土之倒懸。而無累列邦於血戰者。謂非英之力爭得乎。殆哉。力則力矣。藉非列邦出爲弭和。於英其能免勢成騎虎亦幾稀矣。蓋歐之利權牽制。有非等閒所能識也。倘所謂小固不足以敵大。有如是乎。以英俄形勢而論。俄逵三洲之地。周圍數萬里。帶甲百餘萬。英不過彈丸三島。縱橫千百里。持戟十零萬。況此長於舟。彼擅於陸。遙隔重洋。風馬牛絕不相及。於以絕無相及之小。而能制無

稍畏懼之大。卒至拱手聽命。謂非無所使而然乎。天下事非井中人所能道也。此次和議初成。余竊爲英幸之。苟使當日出於戰也。英其或危矣。蓋英雖祗僅三島。而富有東西版圖。一旦失和。敵人其來如盜。口岸所在。商舶所經。殊費綢繆。萬一兵連禍結。鹿死誰手。詎可以意料之乎。況調兵保衛。派舟防堵。年非數千萬不資。又何能懸軍侵人重地。彼爲俄者。盤踞歐亞兩洲。臨海雖有口岸。皆爲天設之險。加之士馬如雲。民志若矢。進可與戰。退可以守。以逸待勞。地利人和俄誠有矣。如其不戰退守疆界。英雖困至師老舟壞。亦莫如之何也。若彼一旦尋仇。使英率傾國之兵。尚費瞻顧招架之力。此次得解兵戎爲玉帛。英亦幸矣。惜乎當日俄之伐土。師

出無名。究失所計。故土雖見挫。俄亦不免掃興而歸。前事不忘。爲後事之師。彼爲英爲俄者。當有以鑒矣。苟勿論也。豈若土之不自諒也。天道不修。吏治不講。威福是擅。苛刻是求。徒尚虛文。虛誇故事。固執成法。拘泥不變。卒至敗不勝敗。削不勝削。而又諉諸天實爲之。不亦謬乎。豈人有愛憎之心。而天無厚薄之懲哉。使紂而不爲虐。焉得有周。使秦而不行暴。未必歸漢。自來得天下者。有天而後有人。及至後世。則自命而不知天。是皆敎化使然也。無怪天災頻降。時事維艱。試觀歷古之遭天譴者。始則因其君。而削其位。繼則因其治。而奪其國。終則因其敎。而殃其民。雖有英明之主。出於季代。卒難挽回天心。可知其故在敎化狠藉。天道不修。蓋天道不修。則民尚邪僻。民尚邪僻。則相率爲僞。相率爲僞。則天怒加衆。當斯之日。欲役一人之德。以蔽兆姓之辜。徒喚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誠若此。雖欲致天機尋轉。太和徙迓。勢不能也。人而不求實事以濟世。取依星說以惑人。一遇世變。則興言天道循環。不亦謬哉。嗟乎。既知天道有循環。何不察夫天心所愛憎。以八百載之周。較二世卒亡之秦。均一循環也。何其修短差別之殊甚哉。普法之戰。說者謂。天不欲法以私忿毒天下。善哉言也。既知天能免天下毒於法之私忿。又胡知其不假他法之私忿。以毒天下乎。要問天之毒乎不毒。奚關於公義私忿哉。果耳國運制乎循環。又何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知天道形也。循環影也。天道不與。則

循環無以爲也。人不能無善善惡惡。天亦不能無愛愛憎憎。報施一舉。則循環隨之而動。侈談國運。不事天道。雖欲自立於無間。其能不流於循環者。吾不信也。況欲折衝於無形。戰勝於不兵。設身處地者。其許之乎。試觀阿非利加一洲。印度諸部。及南洋群島。其能幸存。而未徙於滅者。亦幾皆北面稱藩於歐之列雄矣。其故皆因政教狠藉。民尙邪僻。拜獸事佛。昧理逆天。故天亦使其大遭反主爲賓之辱。以爲警告。嗚呼天之施警於人。可謂至矣。奈人終不知愧悔。故當代之有爲者。余不羨其力。不嘉其智。而獨鍾其能體天行道。導民敬帝。無怪天鑒厥誠。克昌厥後。亦理之宜然也。智者見危思命。日本自神戸一敗。日興西學。傾廟毀佛。可謂智矣。其所以移俗易制。豈在好新喜異。蓋慮人將以衣冠强易其時。而以第宅强新其主。彼能自易。自新又孰敢云乎不智也耶。

說憾

功而曰非常。標其異也。夫君子所以別野人者。亦因其能於同中。而標異也。若太上者。則非但異而又不同也。彼操造化之權。統萬有之盛。立功立德。垂不朽者。非人所能爲也。乃若世之庸庸碌碌者。動以道德自炫。實則孳孳名利。竟不求其所謂眞名利者。蓋名有貴賤之分。利有小大之別。若以鷄鳴之名爲名。狗盜之利爲利。此尤其賤而小者。世之所謂大名利者。必也慷慨爭之於危急存亡之間。使天下皆仰其名。後世皆被其澤。要非操持有節。果敢非

常。則無以爲也。此所謂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意者。規丈夫處世立名而發也。更有事出意外。而名遂巾幗。彼豪胆剛腸之士。聞之不禁赧然者。即如華周杞梁之妻。因哭而變國俗。太山婦。爲慟而聖人儆懼。嘻。不亦烈哉。夫士爲知己者屈。女爲悅己者容。以一匹婦之哭慟。而致大聖人爰爲後世告誡者。是豈內交其夫。抑取悅其容哉。蓋難得其三世甯死虎患。而又孑然哭慟。不避於虎。故孔子傷其慘。而感其烈。慚然顧諸徒曰。小子聽之。苛政猛於虎也。嗚呼。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使苛政行當亂世。其或宜也。使苛政行於永代。謂無玷於教化。誰其信乎。當此盛世。傾天下絕少奇遇。況仁有堯舜當前。聖有周孔繼後。其欲冒險爭先。臨危恐後。以期奪取功名。於萬死一生之中者。庶無機尋矣。愚謂物以稀貴。人以賢能。大丈夫處亂世。要能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庶幾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書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愚謂自有民瘼以來。未有甚於苛政。苟能倡身作俑。設法以杜苛政。其爲功爲名也。豈在堯舜周孔之下哉。方今天下疏通。海外之國。無遠弗屆。此情彼理。瞭如照亮。彼短於詩書禮樂爲政者。然尙時舍淳德以遇其下。此長於仁義道德爲治者。更橫施苛政以暴其民。獸相食。且人惡之。聖人設譬可謂深矣。何爲民父母者。更至縱苛政酷吏。甚於率獸食人。使天下惶惶於舉措。莫知其孰爲夷。其孰爲夏。詩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又曰。縉

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孟子謂。襁負而至。耕於王野。出於王市。赴愬於王朝。未始不因政而發也。奈何人不稍致思。若謂天生此輩。以養吾輩。是眞可以人而不如鳥也。今日者。天使世界畢通。沿海七省。邊疆一帶。犬牙交錯。中外相友。風氣相習。有無相易。文藝相授。得失相示。正爲吾民智識宏闢之時。萬一意氣相投。雖中外異族。孰敢保其不有痛癢相濟。休戚相關。當斯之日。相形見異。厚薄競殊。或用夏而變夷。或用夷而變夏。尤未可以限制也。況欲求其必畛而無域。又不以仁政。結乎其心。其能得乎。故余不禁爲責成天下者危之。或曰。苛政歷自上古。聖人且無能爲也。故云。必也使無訟乎。後世爰斯勸民息訟。夫豈未嘗有功斯民

哉。曰。此皆衣帛食肉者。只圖竭民膏脂。不顧合舟之義。動輒顚倒聖人道理。故作此以欺世盜名。俾爲虎役狼吏者。得挾是以肆其捕噬。獨不思。爲此言者。特爲必也使其有所以訟也。惟人不善融會乎也之意。卒至人訛亦訛。果謂聖人無謂於必訟也。何陳成弒君。必累孔子沐浴請討。由此觀之。聖人非但知人將訟。且欲有所以啓其必訟也。否則問瞽叟殺人者。何必孟子喻以竊父而逃。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韓愈亦曰。不平則鳴。此是聖人之善教訟者。豈特孔子已也。惟人不明理學。每事出乎理同。而詞異者。則輒覆之。謂其異也。不然。天下事固無大小。則天下理豈有異同。在達者。以訟爲鳴。其鳴也。鳴之於天。在窮者。以鳴爲訟。其訟也。訟之於官。

姑莫論或鳴或訟。同一理也。無非欲得中知而甘心。惟人未窮其理。故不盡其知。一有後生言理者。即羣起而攻之。謂其後生也。竊以道統中。先堯。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周公。若孔子者。亦何莫不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生哉。自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謂止於其時而論。非必不有逾孔子者。以繼其後。孔子雖聖。未嘗不由學而知。彼自謂十室之中。必有忠信好學。世界如斯其久。天下若是其大。此間。其足爲聖爲賢者。正未知凡幾。惟廟堂地步有限。道統層次崎嶇。而人自然樂擇所志。以終其行。語曰。後生可畏。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讀是書者。當知彼爲聖者。岌岌然。無日不望來者。之必逾今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於吾何必聖人無爲。則不必擴而充之。豈吾能爲其所無爲。則彼不得復爲聖人乎。若然。則自有孔子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不得復膺其聖矣。有是理乎。爲人既不能法人之善。又不能善人以法。動輒顛倒人之善法。不亦愧乎。若必區區勸民息訟避政。徒恩折城避車。其計較諸雞鳴狗盜者。不且下之尤下乎。況欲藉此以樹聖市仁。其能不遺臭萬世。而爲太山婦。羞殺泉下者。我不信也。夫苛政之毒。害在於民。而無爲於吏也。余雖忝爲民。惟當此官階有軼。苟有財。誰必不我服官避政。何須苦苦與政爲伍。所以然者。豈亦欲倚此以沽名市譽哉。蓋不欲有此喪心病狂之作。漂粘道路。以玷禮義王化之邦。而爲太山婦。昂首長鳴。用羞天下後世。故前此數千言。以詆誠

訟者之謬。私心默禱。謂或上天有鑑。必使當代之希聖慕仁者。痛念民瘼。杜絕苛政。俾免父老悲歌道左。婦幼涕零閭巷。不謂海上日報。更乘彼餘空之紙。塡厥誠訟具文。殆欲擧天下皆從而忍屈含寃。埋頭避政。不誠哀哉。

輕言

求合者。常迎其所可同。而擯其所可異。取其所可悅。而舍其所可憎。是非利害。漠然無關也。獨不知。利常隱於所異所憎之間。而害常起於所同所悅之事。是豈智慮之未周。抑取舍之無倫也。當夫日報之設。海內人士。莫不同聲慶頌。因其有益於世道人情者。皆可盡人而獻芻。隨事而縱論。朝廷藉以采風。庶民賴以正俗。除非誘惑譭謗。均可彙錄附刊。藉作金聲玉振。是日報之設。意在興利除害。故國家法外施仁。未常或禁。士商踴捐咸思快覩。乃爲是報者。不察命意。以至持論不事督責。行文徒求取悅。遇事輒尙血氣。逢機固執因循。彼其隱身租界。遯跡局外者。猶不恤合舟關繫。擧國榮辱。恣意妄談。虛演故事。間或有一二。思深慮遠。憂時痛世者。諍以藥石。反遭譭斥謗詛。指謂喪心病狂也者。及至事機敗露。局勢決裂。乃更歸咎於天。嗚呼。豈日報之設。不爲扶時匡世。而特爲阿諛逢迎哉。中國自外侮內訌相繼肅清。物極思變。期欲步武西學。取法外國。以冀並駕齊驅。爭雄海外。雖曰。倒置葫蘆。未能百廢俱擧。然購舟置炮。建船政。創製造。興礦務。設商局。可謂不遺餘力

矣。況外恃日報爲耳目。內倚電綫作呼吸。說者。咸謂備矣。從此可殲仇雪恥。無往不克。其如中興以來。天災頻降。元氣未復。凡百創始。諸未諳練。斯時雖有跨山之砲。航海之舟。只可巡捕靖亂。非堪衝鋒禦敵。乃不幸法越禍起。決裂勢成。老誠謀國者。審時度勢。量力比權。當在設法調劑。以期蓄精養銳。乃各路日報。驟起呼籲。抒論激戰。若非北圻之役。從簡議和。早已與敵干戈從事。詎知不測風雲。諒山變作。復啓唇舌之嫌。雖敵人多方恫喝。要無難轉環弭和。無如各路日報。群與筆啄。震飄激浪。彷然眞知灼見。操有必勝之權。意若秉鈞諸公。不出於戰。則無以謝天下。且無以謝彼主稿者。無怪當軸情迫於勢。且悞謂主是說者。近水樓臺。必智識中外。筆倒風雲。必胸有成竹。加之居腹地者。不計沿海之苦。昧時局者。罔顧前敵之憂。於是調兵遣將。決計從戎。私心自揣。以謂不但足以復仇雪恥。且可伺機逐客。因而言戰者。孟浪附會。喊殺連天。孰意敵人以數百殘軍。幾艘廢艦。縱橫沿海。旬日之間。瞬息之事。馬江基隆。相繼受戕。自是相形見絀。又不據實刊報。示機勸和。乃更相率粉飾。諱敗謂勝。慫慂添兵增勇。幸期背城借一。以致擴日持久。傷兵折將。耗費失地。削民辱國。試問。當日主稿者。果何所見。而操有必勝之劵。其爲智識洞見乎。抑爲血氣所感乎。抑得自夢警星兆乎。抑爲求合取悅。以希利市三倍乎。抑受敵人賄囑。幸納欵之分肥乎。不然。當此內亂初靖。元氣未復。天災輒降。商務傾頹。黎

庶失業。民生困苦。何堪更遭干戈相繼。捐需頻仍。豈吾民與各報館挾有夙怨。而必致國家榮辱。生靈肝腦。以爲主稿試筆鋒哉。嗚呼。兵兇戰危。盡人皆知。西人雖智力擅長。軍火獨勝。且政純俗厚。遇事之齟齬。尤必虛心忖度。求其言歸于好。萬一事機決裂。兵戎相見。避難之民。扶老携幼。不但無乘機掠奪之患。且能憂人之憂。解衣推食。讓居讓處。分肩臂助。保護扶持。善後之日。或憐孤。或恤寡。靡不賑濟周匝。豈若吾人。不恤利害。徒恃血氣。遇事興雲倒雨。平地鼓浪翻波。信口開河。雌黃激戰。獨不思。吾國天道不講。風俗不修。沿海數千里。到處是岸。水無鉄閘啓閉。陸無輪車濟運。平日俛仰外糧者。常慮青黃不接。況一旦遭封。庚癸之呼。不免易子而

食。且俗尚橫悍。民行殘暴。一朝遭兵。此地搬遷而避禍。彼處則幸危而肆刼。其能免傾家蕩產。流離失散。須臾轉爲餓殍者。幾稀矣。雖曰。此次中法搆釁。不過小試其鋒。要非局外商務牽繫。則各口碼頭。沿海民居。遭殃被難。又何堪設想哉。總之。化工神妙。賦物靈性。凡有血氣者。蠢若鷄犬。尤忿極思鬬。況堂堂大國。七尺男子。孰肯俯首貼尾。袴下於人。要能推情量力。待時以動。始能計出萬全。若必拘泥成法。勉强變通。徒恃兵多。國富。動輒請干比戈。思欲折衝於無形。戰勝於不兵。其能得乎。諺有之曰。兵不在多。而在精。獨余則曰。兵不在精多。而貴在於果敢。不然苟有十萬勁旅。雖平日訓練有方。步伐整齊。若胸無果敢。不免蒙調而畏葸。臨陣而生怯。

聞礮而股慄。見血而思逃。其如是。未戰先潰。胡能抗彼數千果敢之卒。而不爲拉朽摧枯。誰其信之。夫兵之欲其精則易。欲其果敢則難。蓋精由練而得。獨果敢非神助教化。則萬萬不能。西人素崇天道爲教。故彼國之以身殉義者。雖匹夫匹婦。不避鼎鑊。況彼身列軍籍者。孰不視死如歸。用命疆埸。乃今之慕富强。尚西學者。未嘗不欲臥薪嘗胆。勉勵經營。及至臨事變通。則又顚倒取法。輕其所重。重其所輕。棄其要旨。逐其末技。彼局外者。明若觀火。但求有利。無物不與。秘厥要害。無藝不傳。眼前吾國習尚。曰智。曰藝。曰舟。曰礮。均皆無關痛癢。所謂眞方妙諦。即棄如讐仇。竊恐若不及早洗心革面。登其堂奧。入其肺腑。雖百十年後經營。將難得廬山面目。況欲並駕齊驅。爭雄海外哉。夫當日西人。僻處數萬里之海隅。千百年前。猶如蠻似蜮。一旦被化。尚知智足以取人。不足以勝天。乃受法耶穌。尊崇天道。本於是以圖治者。恒先天而後智。故人多果敢。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蓋天作前鋒。有戰必誓。道爲後隊。無往不傳。因是而亞美利加爲之跨。阿非利加爲之併。印度緬甸爲之掠。澳大利亞爲之奪。外此東西群島。南洋諸部。其能幸存。而無爲歐之吞噬者。其亦鮮矣。嗚呼。覆前車者。乃至死不悟。遭來轍者。猶能觸目驚心。乃若日本之知機者。能驟然而棄佛。決然而崇天。甚至變偶像。鑄銅錢。改佛殿。爲禱室。無怪國雖小。亦足以自强。今也天道當路。謀國者。不思探本索源。導民遵奉。更至陰謀密計。抵死

相抗。一旦遭災被阨。徒喚奈何其天。有是理乎。竊謂上帝申命。意者耶穌天道。不專人力以傳。此中必隱有報施寓焉。惟人不知儆懼。悞以廢興存亡。關於智力人事。不亦哀哉。僕也。不學無文。非敢班門弄斧。但生同中國。念切父母坟墓。無奈冒死以天道爭。所願海上日報。從此檢點評論。準繩眞理。知我罪我是所不恤。

輕言續論

哀哉。今之藉著作匡時者。總不事道講理。揣情度勢。徒恃筆墨。以眩抱負。及至所料顚倒。事機敗露。乃諉之曰。天乎。夫復何補之有哉。即如法越之役。雖有一二畧明利害者。一經日報煽惑慫慂。不免當局之迷。加又揑造黑旗。莫須有之僥倖。乃決敵將蹶。於是衆口同聲。皷噪激戰。其操必勝也。不但明若觀火。且龐然以謂。今之兵力。不但足以爲越驅敵。萬一外情有乖。亦可藉此下令遂客。措詞嚴勵。命意凜烈。幾欲沿海西人。聞風自遁。藉免血漂吾杼。無怪乎。閱斯報者。如夢初醒。悞謂今而後。知吾國之地利。人和。可恃矣。砲艦。兵力。皆備矣。天與不取罪也。於是相率疏請。戰諭一下。振臂欣呼。舉國若狂。籌兵遣衆。不遺餘力。街談巷議。咸謂得矣。就此一戰。可消舊恨。雪前恥。於是終歲籌謀。紜紛征調。可謂備矣。孰意北圻一仗。始知事不可爲。當斯之時。不但無自悔失言當初。而更多方掩飾。諱敗謂勝。恒期一篇符呪。藉挽合國大局。此眞視筆墨如畫圖。輕戰陣如棋局。獨不思。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正爲今日之日

報所繫。蓋取其本西報。必通外情。多閱歷。必廣見識。胡知其於法越之役。乃反其所本。背其所爲。無他志切同仇。情忘利害。每西報所是者。而更違之。西報所非者。而輒是之。且有西報推誠論和。彼反雌黃皷戰。若曰。言苟在我。行苟在彼。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謂武侯雖賢。不免蜀之歸併於晉。誠哉斯言也。蓋此中自有主宰存焉。可見天與賢。天與子。天心愛憎。繫乎人事得失。其亦知。今之法越。孰者爲天所愛。孰者爲天所憎。在他人以謂法虎狼秦。天將禍之。使其必蹶。越雖懦弱。類似庸人。天必福之。行將有重義者起而助之。以復其國。余將應之曰。是非汝所知也。豈未讀乎。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法雖虎狼秦。尙知以天道爲教。民知昭事上帝爲主。越即不然。處危而行逸。棄天而事佛。此所以天厭之。其或假法施罰。若南洋群島。天竺列邦。相繼逶服。於歐之大國者。詎不足爲有國而抗傳天道。剛愎而縱民尙佛者鑑哉。己且不知自危。更欲抗夫天之必培之者。而欲援夫天之將覆之者。是誠妄爲也。固我不爲越憐。而特爲助之者惜。或曰。法旣宗天。天必佑之。而越之奉其教者。亦可共沾驥尾。何更前此而挫於普。後此亦嘗挫於越。而奉其教者。亦同牢斯難哉。曰。善哉言也。天機奧妙。未嘗絲毫或爽。要非箇中人。未可與言也。夫普與法。均一崇奉天道者。只爭法稱天主。而普奉耶穌。道同教異。前此之挫。其或天以勝敗。寓爲懲勸。以證教之醇疵。且死生命也。道義天也。命

之爲義。可輕可重。要非心明道學。焉能視死如歸。諺云。天降災禍。玉石俱焚。雖聖人天子。時或不免。況區區奉教者哉。雖曰。玉因石焚。然天道無親。冥冥中報施。究竟賞罰仍判。不然。又何云。朝聞道而夕死。故余每嘉西人。隻身單騎。深入虎狼之境。猶能放懷遊歷。縱筆隨紀。雖往者遇害。而繼者頻仍。其視夫身列行伍。怯於臨敵者。相去。判若霄壤。謂非無所憑。而能然乎。辟則爲天下僇。聖人設譬可謂深矣。今日者。政扭成法。彼爲日報論時局者。如果確爲國計盛衰。合舟榮辱。猶當亟思善法。寓譏諷諫諍。藉挽大局。宜勿孟浪輕言。以期因循市譽。蓋今日之尙變通者。不過僅得皮上一毛。焉能周迎普濟。何則。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地利人和非不俱備也。卒委而棄之。是誠天實爲之也。噫嘻。豈彼以耶穌天主爲教者。天獨厚之。此以詩書禮樂爲治者。天獨薄之。誠若此。胡爲不究其所以然哉。當此時事多艱。天災頻仍。有心世道者。莫不惶惶於推求西法。藉維時局。議修仁政。以迓太和。獨於有赫天道。較無靈佛老。是非關繫。毫不講究。甚至古人所謂。赫赫巍巍。皇矣疾威。尤盡人而奉事。無王不跪拜。故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乃今之服儒服。誦儒誦者。一聞宣天道。講上帝。則皆掩鼻而逃。噫嘻。豈天地同今昔。而獨上帝分古今乎。抑宇宙一世界。而獨上帝分中外乎。不然。胡爲動輒毀其殿堂。凌其教士。豈無靈之土木。堪與建廟宗拜。有赫帝天。反縱民戕賊。有是理乎。

木憑根而生。水由源而來。廢興存亡。莫不各有其道。雖至愚者。亦莫不共知是理。故曰。君子務本。彼以其道行之。而天輔神助。果臻富强。此不以其道行。而天不輔。神不助。又安得不削弱哉。輕言地利人和。兵多國富。而不事天道眞理。詎能有補於天時哉。蓋地雖利。要知其爲利己乎。抑將利人乎。人雖和。要知其爲和進乎。抑爲和退乎。若無善教。以化夫和者之不退。地雖利。未必不爲敵攘。此是印度。緬甸。安南。最近之明徵也。所以兵雖多且精。要非藉有天道。教化。神助。使能視死如歸。勇於不待驅。而自進。雖多且精。亦無以爲也。況天運時勢。毫不鑑觀。是非利害。絕不省察。徒以一隅僻學。滿懷偏見。强項硬口。遇有齟齬。無謂之小事。必且硬着頭皮。雖黃鼓戰。及至事機潰敗。又飾詞。言苟在我。行苟在彼。幸而秉鈞者。不皆以日報所論爲耳目。不然。戰至舉國孑遺靡民。仍是喊殺連天。不知住筆。嗚呼。西法非不美也。一旦行諸中國。忽然黃金變成土。是皆所教如是。所行不能不然。否。則日報於歐西。推謂富强要領。因取其有似。藉而明以相厥瞽。一經中國仿效。則大有反瞽以相明。不亦寃哉。其故皆由主其稿者。未有一學兼天道。而身經西塾者。何怪其所抱負論畧。卒未能準繩合度。將來苟能平心順氣。虛懷加勉。未嘗不可收他年之功效也。拭目俟之。不亦可乎。

言腐

何謂乎。物必腐而後蟲生耶。水土金石物也。謂皆腐者乎。夫所謂

腐者。網羅屠宰。腥鮮之陳肆者。言其腐也。謂失於調劑。忽於位置。不然者。沽之哉。從吾所好。烹飪饋食。無非供諸口。而納諸身。又奚至施腐而及蟲。所以然者。主失其瞻顧。司失其提護。或遺之厨側。或落之鍋隅。閉其温燠。幽其滋濕。久而久之。感觸餒敗。幸而人稠鼻靈。覺臭尚知檢發。不幸而落冥昏瞶。雖掩鼻之蒸。聞於四境。不知物之在腐也。乃必鼠器投俄。傾箱倒篋。而後知。厨中物。化爲齊桓公。是腐之寓物。則所以喻人也。蓋物之腐。腐於失調。人之腐。腐於懦怯。是皆有以使之也。苟不失其調劑。物不腐也。苟不啓其懦怯。人亦不腐也。人孰不知懦怯致人於腐。而不勉爲剛毅堅貞。其如教失天道。法極誅連。雖有殺身成仁之勸。且不免視生如命。況以似是而非之箴規。名益實損之陳言。引經據典。恫喝訶斥。使其志懾情震。孰不緘口埋頭。思並草木。與同歸盡。其故皆因先哲失於瞻顧。後學率於因循。欲效人云亦云。自然物腐亦腐。理固然者。取之誤也。是以教化雖善。作者間嘗不免。況欲求其後世子孫。無爲教化累者得乎。惜乎。世之爲教化者。猶不自知也。不自知。則誤以所教無非至理至道。卽有王仲任再起。復爲問孔。刺韓。非孟。儒非等作。奈人將以所泥匿。淫遁逆解。固爲掩飾弭縫。以膠前人之說。誠所謂江流日下。其惟難破成見。世稱王仲任善知儒病。故有論衡之役。其書彙十數萬言。久經問世。惜乎。都人仕之賞識者。雖極口嘆服。然其所衡。亦不過儒者之疥疾。究不知儒者之病。有甚

於膏肓。使仲任再一致思。則知前人言行未允失當。足累後世則效之憾。其在道義之根骨。無關文理之皮毛。如家語載。孔子觀周。見金人三緘其口。仍誦其背銘曰。古之愼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云云。孔子僅知此數語之足嘉者。在能敎人守口。而不知行是爲敎者。足以致人腐身。當時讀竟。乃顧爲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卒而引詩以徵。謂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臨行老子復贈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夫金人之銘。乃王者謹修之作。老聃贈言。乃傷世之述。二者皆因世衰道微。人尙詭譎。有心世道者。當亟思勉爲中流砥柱。敎人正直誠慤。使世剛毅堅貞。藉挽既倒狂瀾。乃孔子反魯。不逕乎此。而乃敎人避世。避地。避言。避色。有道見。無道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終又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諸如此。不但外示人以窺伺求全。內實敎人委靡懦怯。以是爲敎。曷怪後世。皆以金銘老箴。奉爲慈航寶筏。求其不趨生避死。見危受命。得乎。仲尼既沒。世稱纘彰孔道者。荀卿駕於孟軻。意者。有非十二子之作。並發子思孟軻之罪。觀其引古發論。慷慨激切。令讀者。剛毅果敢之氣。勃然流露。其文曰。楚覇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乃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功名善

於後世。云云。夫白公之亂也。死者以及子西子期。則其危險概可想見。依金銘愼言省事諸戒。法老聃議人發惡之箴。師孔子避世避地之述。是當遁逃奔匿。以避白公兇鋒。乃葉公子高。不逕乎此。卒成莫大功勳。以若所爲。亦惟人生分事。說者胡能嗤其爲徼倖萬一者哉。周公爲文王世子。老聃乃周之臣民。孟津之役。事在目前。是皆爲大議人。大發人惡之者。何更一朝得志。反以議人發惡。戒人愼言省事。況春秋之時。雖有殺父弒君之暴。然而譏諷諫諍。猶隨在風行。則其世道雖險。未若今日之殆也。乃孔子。當日必法議人。發惡。愼言。省事。之戒。以啓後世委靡懦怯之端。孔子自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此道。而覺斯民。夫道若公明正大。則行必光天化日。人無病不醫。世無亂不治。今者敎賢避世。敎聖隱身。是敎病莫醫。敎亂莫治。能無負天生先知先覺之體用哉。斯誠儒者膏肓之劇病。仲任未之或知。且不僅此也。僻則爲天下戮。今之滔滔者。皆緘口結舌。爲愼言。埋頭藏腦。爲省事。我猶何獨不然。君子隱惡揚善。愼言非不美也。大言取辱。妄言枉證。讒言誘姦。邪言敗德。凡此。皆當愼者。若必以金人緘口爲榜樣。又以言語出入爲死生。欲人皆從而效金人。殭立如偶。我知其不能也。非不爲也。蓋金人爲不羞不惡之偶像。吾人爲有喜有怒之靈身。今欲敎有喜怒之靈身。效無羞惡之偶像。是爲金人者。已蹈多言多事之戒矣。何則。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譏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若三聖者。可謂

同明相照矣。罔知孔子當日何所取。更至棄古就今。亦在附會矜式金銘之秩。迄乎今。曾無一言論及者。嗚呼。仲任逝矣。否則何妨過其門。平其帝王衡。且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教化。教化之得伸者。在勸懲。勸懲之由紓者。在譏譽。譏譽非言不彰。言不彰則化不行。人將反而禽獸矣。奚止腐而及蟲哉。是豈造物之本意。今若以慎言。省事。議人。發惡。爲戒。君執慎言。則廷無諫仕。吏執慎言。則政失僚佐。父執慎言。則家無諍子。友執慎言。則行無規朋。誠若此。必至道德日衰。權勢日猛。一有被禍遭厄者。則羣馬縮索。俯首帖耳。底聲相戒曰。是皆行議。與發人惡者也。賢者書爲家訓。愚者引爲覆轍。於是善者畏事而愈委。惡者乘隙而越橫。且也。例懲交頭接耳。又奚怪民之居恆。一遇警報。則相率避道。此所以見物於司馬徽者。徽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賢。故質疑問君宜辨論。使各得其所。而一者言佳。二者言佳。豈人所咨問之意耶。徽曰。汝此言亦復佳。噫嘻。避時而必至於屋漏。則風之委。俗之頹。可不言而喻矣。孔子既明死生有命。又鑑華士子催之軼。則其教人遁逃避匿。焉能有所補哉。世之自委者。亦欲人同其委也。子書中。有謂龜所以殼者何也。以自衞也。人求而鑽灼之何也。爲殼也。翠所以可愛者羽也。人殺之何也。爲其毛也。私家有器欲以防盜也。而王法治之。閭巷有利口之人欲自進也。而縣官裁之。嗟乎。爲此言者。豈所謂同病相憐。抑欲藉此以市譽者乎。若然者。胡不

諷之縣官。而必誠諸利口之者。豈官有世傳之例。而民無服官之日乎。卽使官能保其終於官。又焉能保其子子孫孫。世傳爲官乎。誠若此。豈非今之裁人者。將爲後之裁於人者哉。合國生靈。幾數百億兆。執政爲宜者。曾有幾何人哉。矧而宦海浮沉。今之爲民庶者。孰敢必其不皆往昔仕宦之子孫哉。況利者益也。與其忍氣吞聲。腹誹心謗。孰若任其率性直言。之爲愈哉。且一人之識有限。而兆性之智難聚。又何必見利便裁。借才鄰國。讓人利賴專擅。天下之靈心利口者多矣。焉能驅而盡裁之。蓋不使其利諸口。勢必轉使其利諸心。是不能禁其所以利也。何怪一遇警變。內則揭竿助亂。外而怨秦慕楚。處今之局。衡今之勢。天心輔正。而俗尙趨邪。政體若此。而人情若彼。加有此等愼言省事之戒。非國之幸也。雖任取法變通。非兼從事教化。智者竊謂不取也。